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七
八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七千四百二十九 史部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七

起丁巳明孝宗弘治十年盡
乙丑明孝宗弘治十八年 凡九年

年春三月詔求直言



旱霖修省也于是主事胡燿上言中官李廣楊鵬引左道劉良輔輩惑亂聖聰濫設齋醮耗蠹國儲不肖士大夫方昏暮乞憐于其門交通請託陰盛陽微災何由弭因極論方士中官相結傳奉冗員之害疏入留中不報時祠祭郎中王雲鳳給事中葉紳御史張縉等皆應詔陳時事大旨如燿言紳歷數廣罪更言廣假果戶為名侵奪畿民地幾至激變四方輸納上供威取勢逼致民破產內而皇親駙馬事之如父

外而總兵鎮守呼之為公疏凡數百年斥廣為肘腋
大奸而雲鳳請斬廣首以弭災變其言有激廣衝雲
鳳次骨令校尉日伺其出入欲中傷之不得會帝以
祠祀省牲還雲鳳騎馬從鑾輿後遂劾下錦衣獄謫
知陝州當成化時宦官用事帝即位雖間有罷黜而
勢積重不能驟返忤之者必結黨排陷不勝不止前
後庶僚以忤璫被陷者戶部員外郎周時從請寘先
朝遺奸汪直錢能輩于重典察核兩京及四方鎮守
中官諸宦官摘其奏中宗社字不越格命法司逮治
理刑知縣王嶽為中使李彪所窘辱御史任儀不平
上其事并儀下吏御史車梁條列時政言東廠所獲
盜先以嚴刑具成案然後送法司法司不敢平反請
自今徑送法司毋先刑訊主東廠者言梁從父郎中
寘先以罪為東廠所發挾私妄言遂下錦衣獄主事
盛應期范璋董闡河中官採薦時新物者怒其辟除
民舟不力劾應期璋阻撓內史劉雄道儀真以知縣

徐淮尉傳不飭愬之南京守備中官以聞皆械繫至京下獄賴諸所排陷者帝亦旋悟其過廷臣中救即寬之僅予薄誥不深罪也方燿等應直言詔劾廣衆休其必為廣陷而廣怒雲鳳甚專意傾之燿等竟得免質實

胡燿字仲光蕪湖人王雲鳳字應韶和順人張紳華亭人周時從史不詳其鄉邑王嶽靈

壁人任儀閩縣人車梁車靈並山西永寧人盛應期字斯徵吳江人范璋餘姚人徐淮武城人

發明

史稱孝宗恭儉有制勤政愛民在明代諸帝中當與仁宣媲美其時閹寺之橫恣亦未若

英憲兩朝之甚所寵任特著者惟李廣而已廣既為胡燿所劾雲鳳等復相繼交章則立正廣罪以符修省應天之實斯可矣乃置若罔聞以致廣輩轉得陰伺其隙逮下錦衣然則所謂求直言者何

所取

耶

明代人君宴處
深宮罕聞召見

大臣之事孝宗

獨能從容延接

以諸司章奏面

加裁決尚知屬

稽圖治之君劉

健等正宜殫心

竭誠以真贊成

上理何軒以事

體繁多請出外

詳閱是君方從

勤垂詢而臣之

意已憚煩不獨

無以副時咨亦
寔所以乖夙夜

召大臣議政文華殿

先是大學士徐溥上言舊制內殿日再進奏事重者
不時上聞又帝面召儒臣諮訪政事今奏事日止一
次朝參之外不得一望天顏章奏批答不時斷決或
稽留歲月或竟不施行事多壅滯有妨政體且聞有
以齋醮修鍊之說進者宋徽宗崇道教科儀符籙最
盛卒之乘輿播遷金石之藥性多酷烈唐憲宗信柳
泌以殞身其禍可鑒陛下若明正道行仁政福祥善
慶不召自至何假袂妄之說今雖太平無事然憂先
于事何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于事願陛下三復唐
臣李絳之言帝納之及是御經筵畢遂召溥及劉健
李東陽謝遷于文華殿授以諸司題奏曰與卿輩議
溥等擬上帝應手改定事端多者健請出外詳閱帝
曰盍就此面議既畢賜茶而退
帝即位以來宣召顧問自此始

蓋由當時堂虛
映隔為大臣者
遂不復知引對
之可移唇刻耳

夏五月小王子寇潮河川指揮劉欽等戰死

指揮王玉偕欽等出衛敵佯走追之遇伏敗績欽等
二十七人戰死玉僅以身免尋復縱兵犯大同連營
二十里巡撫劉欽等惟報寇警而已時寇數入邊無
虛歲京師民訛言震驚兵部請榜諭給事中屈伸曰
若榜示人心愈驚漢建始中郡人訛言大水至議令
吏民上城避之王商不從頃之果定今當以為法事
遂寢明年洪鐘撫順天以潮河川去京師二百里居
兩山間廣百餘丈水漲成巨浸水退則坦然平陸因
言古北口東三里許其山外高內庠約餘二丈可鑿
為兩渠分殺水勢而于口外斜築石堰以束水置關
堰內守以百人使寇不得馳突可免京師北顧憂且
得屯種河壩地兵部尚書馬文升等請從之比興工
鑿山山石崩壓死者數百人言者請罷彼不聽未幾
工成侍郎張達往視還言石洞僅洩小水地近邊垣

多沙石不利耕種屈伸因劾鐘敗妄罪諸言官及兵部皆請逮鐘帝以鐘為國繕邊不當罪停俸三月

質寶方輿紀要潮河川在密雲縣東南自古北口流入縣界西南至順義縣合于白河按今潮河水

自密雲縣東南即入白河水流湍悍其聲如潮劉獻安福人屈伸字引之任邱人張達字時達泰和人

六月命戶部侍郎劉大夏督理宣大餉

大夏將行尚書周經謂曰塞上勢家子以市糴為私利公毋以剛賈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俟至彼圖之初塞上糴買必粟千石易萬束乃得告納以故中官武臣得操利權大夏有令易粟者自百束十石以上皆許勢家無所牟利不兩月儲積充羨先是李敏巡撫大同見北方諸省轉餉至者道遠耗費及為戶部尚書會計歲支奏令糧一石徵銀一兩輸邊民樂輕齎一時稱便然軍儲由此全資市糴始則

利歸勢家後乃
空乏時告云

秋九月賑山東水災

時濟兗青登萊五府大水命有司振之十一月
振四川水災是年兗南畿山西陝西被災稅糧

冬十月起王越總制三邊軍務

帝即位初越自安陸赦還屢疏訟寃下廷議列上其
功罪詔復左都御史致任時越年已七十矣復結中
官李廣以中旨召掌都察院事言官文章論奏乃寢
及是詣達諸部屢犯邊遼東宣大延綏甘肅俱被蹂
躪廷議覆設總制官先後會舉七人不稱旨吏部尚
書屠滸以越名上詔起原官總制甘涼軍務越言甘
鎮兵弱非籍延寧兩鎮兵難以克敵請兼鎮兩鎮從之

簡閱禁兵

馬文升疏言歷代兵制不使權歸一人漢制有南北軍南軍守王宮主禁衛北軍護京師聽征討各有所掌而南軍尤託以心腹我太祖法古置十六衛親軍指揮使司不隸五府為禁兵即古之南軍也其他衛屬五府以備征討即古之北軍也永樂中增設十二衛又選精壯數千人屬御馬監更番上直近年禁兵廢弛請敕大臣揀選操練令更番直各門官為鈐束出入從之

質實

洪武親軍十六衛按明史職官

志上直衛親軍指揮使司二十有六曰錦衣衛旗手衛金吾前衛金吾後衛羽林左衛羽林右衛府軍衛府軍左衛府軍右衛府軍前衛府軍後衛虎賁左衛為上十二衛洪武中置曰金吾左衛金吾右衛羽林前衛燕山左衛燕山右衛燕山前衛大興左衛濟陽衛濟州衛通州衛是為上十衛永樂中置曰騰驥左

衛騰驥右衛武驥左衛武驥右衛宣德八年置番上宿衛名親軍以設宮禁不隸五都督府據此則洪武中所置親軍不隸五府者止十二衛未嘗有十六衛永樂中所增置者亦止十衛未嘗有十二衛與馬文升所稱洪武之制頗互異焉

戊午
十一年春三月皇太子出閣就學

太子生八年矣猶未出閣給事中葉紳請擇講官侍學尋有是命太子性穎慧善矜飾每聽講容色莊謹端目若頷會不數日儒臣與講讀者皆識其姓名或以故不至必顧問曰某先生今日安在而東宮宦賢不欲太子近儒臣數以事問講讀詹事吳寬上疏曰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一年不過數月一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進講之時少輟講之日多豈容復以他事妨之古人八歲就傅即居

宿于外欲令離近習親正人庶民質實
且然况太子天下本哉帝嘉納焉
吳寬字元博長洲人

秋七月王越襲小王子于賀蘭山破之

小王子居山後久熟知徑路累招伊瑪克呼等擾邊
越分兵三路進俱有新獲日晡收兵回別伏道傍敵
來襲復追殺至柳構獲駝馬牛羊器械千數自小王
子頻年入寇諸守臣未能有禦之者是年五月甘肅
泰將楊翥一敗之肅州境外至是越復敗之柳溝邊
人競以戰勝賀然古北口尋報警未幾又入遼東都
指揮王臣元之敵勢固未嘗少挫也論功進越少保
方條上制置哈密事宜會李廣得罪死言官連章劾
廣黨皆及越越聞憂恚卒初越舉景泰二年進士廷
試對策忽旋風起賜其卷去更給卷乃畢事及秋朝
鮮使至言其王視朝時有卷從風中墮謹持以獻視
之乃越卷也帝語吏部曰此當任風憲官因授越御

旋風吹物安得
遼踰數千里其
事荒誕不經焉
知非越欲假奇
蹟希榮陰結朝
鮮使臣詭詞附
進景泰遼爾深
信詫為神奇且

謂其當任風憲
附會真不值一
笑然越以依附
中涓園節鉞以
逞其豪縱品行
本無足稱則爾
時之超授臺中
又安知非別有
黃綠牽引特借
此以掩人耳目
乎

史不五年即大同巡撫院其後屢告邊功晉威寧伯
督兵既久徙將武校多出其門賞予畧無吝惜當一
夕值大雪越故豪縱方圍爐飲諸伎擁琵琶侍一小
校詞敵還陳敵情未竟越喜酌金卮命飲即賜之危
語畢益大喜指伎絕麗者立予之校感激所至為盡
死力越膽智過人自負豪傑而此汪直得封爵既產
後結李廣謀起用士大賈寶柳溝在寧夏府平羅縣
夫以其破敗名檢感鄙之西北伊瑪克呼舊作野
也克力
今改

華蓋殿大學士徐溥致仕

溥以目瞽乞休帝眷留之三疏乃許溥在內閣十二
年值帝方向治所言多聽從欽天監革職監正李華
為昌國公張蠻擇葬地中旨復官溥等言即位以來
未有內降倖門一開末流安底臣不敢奉詔占城奏

安南侵擾帝欲遣大臣往解海言外國相侵有司擬諭之足矣若遣使萬一抗命虧損國體問罪興師則坐耗中國非計之得也于是罷不遣溥性凝重有度從容輔導過大獄必委曲調劑天下陰受其福

冬十月清寧宮災

太皇太后宮也以災告天地太廟社稷山川于是大學士劉健等言近年以來災異頻仍而清寧宮之災為尤異忍議者或謂天道茫昧變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說或謂天下太平患不足慮此乃誤國之言或以齋醮祈禱為弭災此乃邪妄之術適足以褻天或以縱囚釋罪為修德此乃姑息之弊適足以長惡向來姦佞之人每用此熒惑聖聰妨盡聖政賄賂公行賞罰失當紀綱廢弛賢否混淆工役繁興徵斂百出公私耗竭軍民困憊而大小臣僚被其脅制畏罪避禍藉口結舌下情不達上澤不宣愁歎之聲仰于和氣

災異之積正此之由尤望特降綸音戒諭臣工痛加
脩省廣求直言指陳弊政並加採擇火第施行以收
人心以回天意實宗社生民之福疏入帝嘉納之先
是有熊踰西直門兵部請嚴武備郎中何孟春曰宜
慎火已而禮部內府軍器庫番經厰內官監連年災
或問孟春何以前知曰余不曉占書宋紹興中永嘉
災前數日有熊至城下州守高世則謂其伴曰熊于
字能火郡中宜慎火後果延燒官民舍十之七八予
憶此事而云然質實清寧宮陸鉞病逸漫記本太子
耳不意其驗也

所居之宮軍器庫劉若愚蕪史

北安門裏街東曰黃瓦東門門之東街南曰尚衣監
北曰司設監再東曰酒醋麵屬曰內織染局其後臨
河有梓潼廟曰火藥局即兵仗局之軍器庫也番經
厰蕪史云念習西方梵唄經凡有佛事本厰內官易
番僧帽衣紅袍黃領黃護腰蓋厰亦
設于內府何孟春字子元柳州人

太監李廣有罪自殺猶賜祭

廣以符籙禱祀獲寵任權傾中外勸帝建毓秀亭于萬歲山亭成幼公主殤宮復災日者謂建亭犯歲忌太皇太后恚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果然禍及矣廣懼飲藥死帝疑廣有異書遣使即其家索之得賄籍多文武大臣名觀黃白米各百千石帝曰廣食幾何乃受米如許左右曰隱語耳黃者金白者銀也帝怒下法司按問諸臣皆懼昏夜至壽寧侯張鶴齡求解時方以宮災求直言編修羅玘因言今日之事如瘦瘠割之去易而身危消之去遲而身安竊見文武官賄廣求進廉恥掃地其間有部寺之尊將帥之寄天下四夷方以爲丙魏姚宋方召衛霍今一旦暴白恐生漫易雖實有方召丙魏之徒亦不復信此大可憂也如遂已之廉恥愈衰乞密諭賄廣者引退或以他事黜之庶可消已成之黨絕未起之禍章下所司而

朝臣交結李廣賄賂公行實爲律所不宥孝宗得其簿籍方下法司按問乃因鶴齡之解寢其事則所謂黃白之未必又入鶴齡之家分風何由而遺法紀

尚安在乎至羅
死以其昏部奇
將帥之官嫌于
暴白尤為非理
蓋大臣而至子
賄附奸璫已不
知以廉恥自勵
止當申憲典以
警羣邪若僅密
引退或假他
罪罷黜則罪狀
不致不明又豈
人以示懲勸哉

言者猶訐大臣不已又未得賄籍主名各以意揣論
劾有及尚書周經者經素剛介憤甚上疏曰昨科道
劾廷臣奔競李廣闕入臣名雖蒙恩不問實合傷忍
痛無以自明夫人奔競李廣冀其進言左右圖寵眷
耳陛下試思廣在時曾言及臣否且賄籍具在乞檢
有臣姓名否更嚴鞫廣家人臣如有寸金尺帛遺廣
或害一造其門即治臣交結之罪斬首市曹以為奔
競無恥之戒若無毫毛干涉亦乞為臣洗雪否則舍
汗忍垢即填溝壑臣且不暝帝命所司知之廣雖懼
罪自殺然帝猶憐廣詔予祠額祭葬大學士劉健以
廣賊跡昭著爭不雷予乃罷給祠額仍撰文賜祭是
時中官以賜祭聞者又有餘杭何鼎鼎以冤死時論
頗哀之先是壽寧侯張鶴齡侍內庭宴帝如厠鶴齡
倚酒帶帝冠他日復窺御惟鼎因訴鶴齡無人臣禮
帝怒鼎妄言下錦衣獄李廣遂承中官旨
杖殺之已而帝追思鼎賜祭勒文于碑
質實
馬汝
西

元集萬歲山在子在東北元武門外為大內之鎮山高百餘丈周迴二里許林木茂密一名百果園瓶秀亭在萬壽明洞之上按萬歲山有二一即瓊華島今白塔山是也註詳宣德三年其一即此乃今之景山也羅玘字景

明南城人

發明

朝廷之有賜酒賜祠所以優恤賢勞獎勵忠蓋特為隆典非其人曷克當此若以是加之

宦豎非特濫假名器轉使餽終崇禮為不足重輕矣李廣之擅權納賄自知不可倖逃竟以仰藥死揆之國憲漏網實多乃孝宗惑于司設監之請雖劉健抗疏執爭猶命撰文賜祭其始終憐廣之意可謂迷而不悟矣觀其即家求索異書猶廣數日以符籙禱祠獻媚所致小人之蠱惑君心迎合固

寵可勝
咎哉

免畿內租

順天廣平順德河間保定五府以旱災告乃命免災四萬七千八百餘石是年免山西陝西南畿廣西廣

東被災
稅糧

十一月給事中吳任偉請罷鎮守中官不聽

李廣既以賊敗任偉因疏論宦官不可用乞盡召回鎮守中官帝不能從也然是時中官出鎮者帝屢申諭戒飾之福建鄧原浙江麥秀河南藍忠宣府羅清頗以廉潔愛民稱特賜救獎勵

質實

吳任
偉宣

人平

閏十一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下御史胡獻于錦衣衛獄謫藍山縣丞

獻言屠瀟為吏部尚書王越李蕙為都御史皆交通中官李廣得之廣得售奸皆陛下任廣太過也雖廣事既往然當慎于將來而見今弊政有不可不革者京通二倉總督監督中官每收米萬石入索白金十兩以歲運四百萬石計之入四千兩夫監督倉儲自有戶部焉用中官願賜罷遣總兵坐營等官勒令京操軍士辦納月錢乞嚴革以蘇其困東廠校尉本以緝奸適者但為外戚中官泄憤報怨如御史武衢忤壽寧侯張鶴齡及太監楊鵬主事毛廣忤太監韋泰廠校推求細事誣以罪名舉朝皆知其枉無一人言者臣亦知言之必為所陷然臣職言官弗敢默也疏入鶴齡泰各疏辨會給事中胡易劾監庫中官賀彬貪贖罪彬亦許易遂下獻易錦質實胡獻字時臣揚衣獄獻尋謫官久之易乃得釋

州興化人李蕙

字德聲當塗人武衛沂水人
毛廣平湖人胡易寧都人

巳未十二年春正月遼東總兵官李景等誘殺朶顏三衛

人以掠聞

成化末諸達別部諾海擁三萬衆攻殺三衛頭目巳
延等掠去人畜以萬計朶顏三衛乃相率攜老弱走
匿邊圉勢衰久不振及小王子及和碩相倚日強為
東西諸邊患遼塞屢失事景與巡撫張玉鎮守中官
任良欲冒功掩罪策三衛積弱可欺乃令都指揮崔
鑑王璽魯勳設酒席誘其來市者三百餘人盡殺之
而奏捷于朝者三詭稱三衛分道入寇官軍禦之前
後斬馘如干廷臣以三衛安輯久頗疑景等詐顧未
有以發也既而朶顏諸部來貢訴其事乃命副都御
史顧佐往覈久不報科道官請亟治景等欺飾罪馬

文升亦屢以為言帝乃起佐速報明年佐還勘杲等
罪實鑄鑑勳官一級敕責杲等尋取良回予杲玉
致仕于是科道爭言杲王欺飾罪當顯戮而復以致仕
之禮恐三衛聞之積憤反側非所以警邊臣懲有罪帝
不問孫顏諸部恨次骨遂北結和碩請為復警
數犯廣寧寧遠諸衛所由是遼塞益報警矣
質實

寧遠元錦州及瑞州地明初置廣寧前屯中屯二衛
宣德三年分二衛地置寧遠衛屬遼東都指揮使司
本朝康熙二年東割塔山所地入錦縣西盡併前
屯衛地改為寧遠州三年屬廣寧府四年改屬錦州
府張玉吳橋人顧佐字良弼臨
淮人。諾海舊作鄂孩今改

發明 邊將之習為欺詐自古已然非申嚴軍律無
以示懲若李杲等之欺三衛積弱誘殺而說
以提聞冒功掩過其罪實不容誅乃被劾勘得實
僅予杲等致仕鑄級法紀可謂蕩然孝宗性固寬

仁意存姑息遂致疆事日非邊圉多警良可慨耳
厥後都指揮僉事張斌仍踵李杲故智掩殺無辜
飾詞誣奏而朱暉史琳之徒諱敗冒功
效尤者且比比也師律顧可弗慎歟

夏四月前禮部主事楊循吉請復建文君位號不從

循吉言建文君乃高皇帝嫡孫躬受神器後太宗入
繼大統削建文位號百餘年來未蒙顯復夫建文雖
以左右非人得罪社稷而實則生民之主也請復尊
號如景皇帝故事庶幾禋禘益先聖有光大孝下禮部
議格不行前六年春給事中吳世忠請卹建文殉節
諸臣略云昔靖難時如方孝孺周是修練子寧鄒公
瑾魏公冕顏瑰齊泰黃子澄等皆伏節以死至今未
及褒表實為闕典仁宗皇帝之初即赦孝孺等子孫
明著詔書稱其忠義此祖宗所已行者伏乞陛下以
祖宗之心為心褒美諸臣賜爵謚崇廟食錄其後人

復其族屬為忠義勸疏入亦為質實
部議所格不行時論皆韙之
楊循謙字君諫吳縣人

禮部右侍郎程敏政下獄

敏政與李東陽主會試徐經唐寅預作文作文與試題合給事中華昺劾敏政鬻題乃下昺經寅獄時榜未發詔敏政毋閱卷其所錄者令東陽會同考官覆核二人卷皆不在所取中東陽以聞帝意欲置之而給事中林廷玉復攻敏政可疑者六事于是敏政亦下獄坐經嘗贊見敏政寅嘗從敏政乞文昺為吏敏政勒致仕昺以言事不實調南京太僕主簿廷玉亦謫海州判官經江陰富人題實賄敏政家僅得之而寅才名噪江左竟以黜廢論者惜焉或言敏政之質實獄傳瀚欲奪其位令昺奏劾事秘莫能明也質實按明史選舉志程敏政唐寅傳具載此獄志于寅有惜詞敏政傳于此獄有疑詞惟唐寅傳云江陰富人

徐經驚題于敏政家僮然言之不詳蓋由明孝宗實錄極詆傳瀚華景以為瀚按禍于敏政故明史存疑而不詳其顛末敏政傳所謂事祕莫能明者亦以此也攷雷禮列卿記載禮部尚書徐瓊事蹟附記此獄頗恚又王世貞史乘攷誤則謂實錄所載乃焦芳為敏政掩覆之詞今並錄以備攷列卿記云瓊于己未知貢舉是年主考為李東陽程敏政政發策以劉靜修退齋記為題人罕知者其昵幸門生徐經平日獨伺得之嘗與南畿解元唐寅陳說至是果以發難舉答無遺二子矜誇雀躍與論涕騰謂敏政賣題受賄給事中華景劾之瓊聞知敏政在闈皇惑無措自言夙構試目為家僮竊賣乃緝閱試卷凡知策間出處者俱黜落揭曉後給事中林廷玉復疏言敏政受賄雖無指實而自言家人竊賣跡有可疑詔逮敏政經等俱下獄經服稱平日嘗以雙綺饋敏政敏政受出入門下夙構試目實從家人購得之獄成敏政勒致

仕經寅俱黜為吏史乘政設云焦芳修孝宗實錄謂
傳瀚嫁禍程敏政後果代其位時劉健當國既偏溺
于恚怒莫之能辨適大學士謝遷諭德王華俱憾敏
政而都御史閔珪與遷華皆同鄉乃屬科道數輩內
外併力交攻羅織成獄而華晁之甘心鷹犬者不
足道也世貞按傳文穆有傾程之意人亦知之至
于家僮鬻題事已彰著且與劉謝不相闕蓋芳乃
李南陽賢門客程則南陽婿也故頗為掩覆而劉
謝與芳有隙遂肆其醜詆如此程敏政字克勤休寧
人唐寅字子畏吳縣人華晁無錫人傳瀚字曰川新
人喻

發明

是非不容兩立晁等之劾敏政果鬻題事不
實則敏政為無罪而罪在言官若其事實則

言官為無罪而罪在敏政顧黜經寅罷敏政矣又
復謫晁玉等官抑何模稜兩可也且徐經輩黜入

門下預購試題既有成讞敏政雖不與知而以夙
構之試目俾家人得以私售此非尋常不檢束臧
獲者可比林廷玉所謂受賄雖無指實竊賣跡有
可疑者固不得為苛論而史稱傅瀚欲奪其位噉
泉劾奏又云事祕莫能明瀚之有此事與否本無
實據亦不必深求但使敏政家僮無鬻題之事則
瀚又何從
構釁耶

免湖廣江西被災稅糧

尋免南畿被災秋糧是年秋
復免南畿及河南被災夏稅

六月闕里至聖廟災

遣太常卿李傑祭告敕山東撫按官重建廟成又遣
大學士李東陽往祠馬東陽還疏言臣奉使過行適

遇亢旱天津一路夏麥已枯秋禾未種挽舟者無完
衣荷鋤者有菜色盜賊縱橫青州尤甚南來人言江
南浙東流亡載道戶口消耗軍伍空虛庫無旬日之
儲官缺累歲之俸東南財賦所出一歲之饑已至于
此北地皆窳素無積聚今秋再歉何以堪之事變之
生恐不可測臣自非經過其地則雖久處官曹日理
章疏猶不得其詳况陛下高居九重之上耶臣訪之
道路皆言冗食太衆國用無經差役頻繁科派重疊
京城土木繁興供役軍士財力交殫每遇班操寧死
不赴勢家巨族田連郡縣猶請乞不已親王之藩供
億至二三十萬游手之徒託名皇親僕從每于關津
都會大張肆市網羅商稅國家建都于北仰給東南
商賈驚散大非細故更有織造內官縱羣小指擊牘
河官吏莫不奔駭鬻散窮民所在騷然此又臣所目
擊者夫閭閻之情郡縣不得而知也郡縣之情廟堂
不得而知也廟堂之情九重亦不得而知也始于一容

隱成子蒙蔽容隱之端甚小蒙蔽之禍實深臣在山東伏聞陛下以災異屢見敕羣臣盡言無諱然詔旨頻降章疏畢陳而事闕內臣貴戚者動為掣肘累歲經時俱見過罷誠恐今日所言又為虛文乞取從前內外條奏詳加採擇斷在必行帝嘉歎悉付所司

質實

李傑字世賢常熟人

秋九月小王子入居河套

成化中鞑靼諸部既徙出套編修謝鐸請蓄兵養銳及時收復東勝據三投降城以扼險阻而朝廷以敵退無事置不問既而威寧挑蒙大同宣府寇抄無寧歲方幸延綏患少紓更無言及東勝者于是河套二千餘里仍棄之疆外帝元年小王子既通貢遂駐收套中然水堅則來冰泮則去雖出沒為寇猶不廢朝貢尋以入貢賞薄益大肆殺掠至是竟入居河套延綏乃復為敵衝矣

冬十二月吏部尚書屠滸兵部尚書馬文升等請罷傳奉官不報

帝初即位既罷成化時傳奉官尋修京城河橋成從太監李興請中旨授工匠四入官已又博陞通政司經歷沈祿為叅議王恕周經爭之不能止嗣後傳奉漸多及是一月中陞授二百餘人滸言傳陞文職過多請惜名器之濫究夤緣之姦文升言祖宗設武階以待軍功非有臨戰斬獲不得輕授實欲奔走天下豪傑責其効死以報國家今傳奉指揮張玘輩特畫工耳歲有俸月有給亦既可賞其勞或優寵之賞以金帛榮以冠帶足矣乃竟槩銓武職悉注錦衣准其襲替則介冑之士銜冒矢石著績邊陲者陛下更何以待之俸門一開恐不足為天下勸不報是時言官亦皆上疏極諫而給事中張閔臣陳初政漸不克終

八事其言尤切曰初汰傳奉官殆盡近匠官張廣寧
等一傳至百二十餘人少卿李綸指揮張玘等再傳
至一百八十餘人異初政者一初戮方士李政省斬
僧繼曉近燒煉齋醮不息異初政者二初去萬安李
裕輩朝彈夕斥近被劾十疏如尚書徐瓊者猶靦然
居位異初政者三初嘗諭有大政召大臣面議近自
十年三月召見文華殿後不復再召上下否隔異初
政者四初撤增設內官近已還者復去已革者復增
異初政者五初慎重詔旨左右不敢妄干近陳情乞
恩率俞允異初政者六初令兵部申舊章有妄乞陞
武職者奏治近乞陞無違拒異初政者七初節光祿
供億近冗食日繁移太倉銀賒市廛物異初政者八
章下所質實張闕至字時行華亭人
司而已徐瓊字時庸金磧人

庚申
十三年春二月更定律例

初洪永間定制法司斷獄一依律擬議英憲以後巧
法吏往往舍律用例條例由此日繁前八年以鴻臚
寺少卿李鏐請命刑部尚書彭韶刑定問刑條例及
是給事中楊廉復言高皇帝肇造之初特命劉基陶
安等詳定律令且諭之曰立法貴簡若條緒繁多可
輕可重吏得夤緣為姦聖祖重律輕例之意見矣百
三十年來律行既久條例漸多近令法司詳議革其
繁瑣臣以為非深于經者不足以議律非深于律者
不足以議例望特選素有經術深明律意者專理其
事以太祖立法貴簡之心為主一切近代冗雜之例
悉為革去俾以例通律之窮不以例淆律之正庶刑
官有所遵守帝嘉納之乃下尚書白昂會九卿定議
擇條例可行者二百九十餘條與律並行詔如所請
頒之中外時帝所任刑官前後如何喬新彭韶及昂
閔珪持法皆平會情比律一質實

李鏐字時器湯陰人
楊廉字方震豐城人

歸仁恕天下翕然稱頌焉

夏四月彗星見

是月十一日甲午夜也見室壁間芒尺餘至五月辛巳夜入紫微垣六月戊戌夜乃滅給事中屈伸言災異頻告邊方多警願惕然敬畏以應天赫然震怒以禦悔納之

和碩寇大同游擊將軍王杲敗績

敵自大青山數道入威遠衛杲登城望之見敵止二十餘易之曰失此不擊合他人分吾功都指揮鄧洪固止之不聽遂率兵出戰敵佯走杲馳赴之既見敵騎漸多知墜計急駐兵未定伏騎七十餘噪而出橫突官軍陣離為五裨將死者五十二人軍士失亡十餘人戰馬兵伏稱是時副總兵馬昇恭將秦恭分兵列營距杲戰所僅十里許逗留不敢進杲孤軍無援故大敗守臣諱之不以實聞乃命給事中許天錫往

勅以平江伯陳銳為將軍充總兵官太監金輔監軍
戶部侍郎許進提督軍務往禦之尋天錫還言狀論
果恭昇罪死總兵官王質實青山在大同府西北塞
重謫戍巡撫洪漢奪官外許天錫字啓乘閩縣
人洪漢
章印人

召閣臣面議軍政

大同之警京師戒嚴兵部請甄別京營諸將帝召劉
健李東陽謝遷至平臺出英國公張懋等自陳疏而
議去留乃去遂安伯陳韶成山伯王鏞寧晉伯劉福
三人蓋是月壬子也五月丙辰覆而議軍政親書手
敕召鎮遠侯顧溥督團營時帝質實平臺即後左門
視朝顧晏健等以為言帝頷之陳韶已縣人遂
安伯志曾孫王鏞金鄉侯真之曾孫劉福寧
晉伯聚之子顧溥江都人鎮遠侯成五世孫

安伯志曾孫王鏞金鄉侯真之曾孫劉福寧
晉伯聚之子顧溥江都人鎮遠侯成五世孫

夏五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和碩復寇大洞游擊將軍張俊禦却之

威遠之役敵既得志去乃復擁五萬餘騎入大同左
衛縱掠俊遣兵三百邀其前復分兵三百為策應而
親率軍出擊面被數箭猶力戰敵乃却時陳銳為大
帥怯懦無將略副總兵劉寧從銳軍雖宿將顧己老
病又與銳不協敵至銳患喪師令諸軍堅壁毋出戰
故敵所向無阻俊獨奮擊之以少卻衆為一時奇功
帝聞大喜立擢都督僉事頃之代王璽為總兵官然
是年冬敵再入大同南掠百餘里俊亦不能禦也

質實

大同左衛明永樂七年置在大同府西
南百二十里今省張俊宣府前衛人

秋七月京師地震

是七十七日己巳夜也
十月戊申兩京皆震

八月振江西災

先是詔免江西被災秋糧尋復以水災告命巡撫
等官發粟振之是年山西被災稅糧亦令優免

九月下行人司行人王雄于獄貶其官

先是帝以陳銳出師月餘無功乃召銳及金輔許進
劉寧還以保國公朱暉代銳太監扶安監督其軍于
是雄上言克敵在將得其人選任不可不慎比者寇
入大同廷臣首推陳銳以衆之死生國之存亡試之
謀勇未聞之人寇益猖獗今斥陳銳用朱暉特以暉
從父征伐嘗獲戰陣顧錐之處囊末猶未見安知暉

孝宗接見廷臣
嘉納謹論頗能
力矯英憲兩朝
積習獨于回護
中官之見尚未
盡除如各省鎮
守甚多供億煩
擾劇大夏當極

陳其害卒以祖制為言不肯遽革至于出師北征選將既屬非人而監軍尤隳與政王雄以魚朝恩為比亦期鑑古知今乃竟以妄言下獄他日倘信苗逆之說欲為興兵大舉足知其蠱惑已深史稱劉健等言無不從何不聞于造膝之時密陳一語則

之多于銳耶願陛下及暉未發而止其行責前日舉銳之罪然後援其生長邊陲結髮習戰者裨專閫外勿署監軍提督以撓之今之監督即唐觀軍容使與監軍之任也以郭子儀李光弼之勇略然魚朝恩為觀軍容使而九節度皆潰相州況其下乎帝以雄安言下獄謫令縣丞比暉至寇已退乃還相州今彰德府朱暉字東陽夏邑人保國公承之子

辛酉 十四年春正月朔陝西地大震

是日庚戌延安慶陽二府同華諸州咸陽長安諸縣潼關諸衛皆震聲如雷朝邑尤甚頻震十七日城垣民舍多摧壓死人畜無算縣東地圻水溢成河于是兵部尚書馬文升言陝西與敵為鄰延慶二府尤密邇河套乃地震未已此外寇侵凌之兆今小王子部落日衆精兵數萬其酋長和碩烏雄桀黠往往以詐

所謂李謀劉斷者果安在乎

計敗我官軍其患非小且海內民困財竭兵衰將懦
文恬武嬉法令不振正安內攘外之時修德弭災之
日伏迨行仁政以養民謀武備以固國節財用停齎
醮止傳奉冗官禁奏乞閒田撤還陝西織造內臣振
恤被災之家帝從其言旋召織造內臣還京時河南
之永寧盧氏山西之蒲州安邑榮河亦于是日震二
月乙未至三月癸亥蒲州地震凡質實潼關衛漢華陰
二十九震十月辛酉南京地震
始置潼關明洪武中設潼關守禦十戶所九年置潼
關衛屬河南都司永樂六年改隸中軍都督府本
廟屬西安府雍正四年改置潼關縣屬華州尋省入
華陰縣永寧漢澠池縣地後周始置熊耳縣隋改曰
永寧明屬河南府今因之盧氏漢縣明初屬陝州神
宗初改屬河南府今仍屬陝州安邑漢縣明屬解州
之今因

三月以陳壽巡撫延綏

先是寇犯延綏神木乘勝掠紫陌溝鎮巡官不以實聞為言官所劾帝命給事中艾洪刑部郎中黃暉往勘至是洪等言總兵官陳瑛退避玩寇巡撫王嵩坐視蒙蔽宜治其罪乃逮嵩等下法司而以壽代嵩既至蒐軍實廣間謀分布士馬為十道使互相應援軍勢始振既而諸部復大入先以百餘騎來誘諸將請擊之壽不可自出帳擁數十騎據胡牀指揮飲食寇望見疑之引去諸道襲擊斬獲甚多朝廷方遣中官苗達等統重兵至壽已奏捷帝嘉之加祿一等達欲合五路師搆巢駐延綏戰馬三萬匹日費芻菽不貲壽請出牧近塞就水章衆有難色壽跨馬先行衆皆從之省費數十萬當戰捷時或勸注子弟名籍壽曰吾子弟不知弓槊寧當與血戰士同受賞實賞神木金賜哉在鎮三年士卒皆感激樂為之用實賞神木金

明屬葭州今屬榆林府方輿記要神木縣有紫陌溝
成化中寇入神木堡乘勝犯紫陌溝是也案明憲宗
實錄無寇犯紫陌溝事蓋即指此役誤以為成化耳
陳壽字本仁寧遠籍新淦人王嵩汲縣人王暉汝寧
入府

夏四月小王子及和碩連兵入寇命朱暉帥師禦之

敵大舉自紅鹽池花馬池入縱橫數千里延綏寧夏
守臣皆告警乃命暉佩將軍印統都督李俊李澄楊
玉馬儀劉寧五將往而以中官苗達監軍方都御史
史林提督軍務禦寇延綏比至巡撫陳壽已捍之出
境而寧夏縱寇抄質實史林字天瑞餘姚人
掠既飽亦引去

秋七月泰寧衛人犯遼東

時海西有僧格者以不得通貢怨中國數以兵阻諸蕃入貢諸蕃並銜之總兵官蔣驥巡撫陳瑤旋招僧格議款于是衛人以僧格為辭駐兵塞下攻遼陽迤東諸堡分守副總兵孫文毅等帥官軍四千禦之敵窺迤西無備乘虛毀邊牆四十餘道擁八千騎分道直入長勝諸堡遼東大震鎮巡官諱之巡按御史車梁以聞遣給事中鍾渤等往勘狀渤等還奏如梁言且劾驥瑤納侮邀功致寇深入方下刑部議會廣寧復師敗驥瑤偽以捷聞言者攻之下巡按御質實長史核實刑部請逮驥瑤廷鞫乃召驥瑤還勝堡明置堡內有北界胡家塢等十三墩以官軍四百九十五人守之地在今錦州界蔣驥江都人定西侯貴之孫陳瑤全州人鍾渤東莞人○僧格舊作尚古今改

普安苗婦米魯作亂命南京戶部尚書王軾督師討之

米魯霑益州土知州安民女普安州土判官隆暢妾也初以罪為暢所出居其父家暢老子禮襲有營長曰阿保者與米魯通因諷禮迎歸同蒸之暢聞怒誅禮毀阿保寨阿保挾米魯與其子阿蘇等攻暢暢走雲南時東寧伯焦俊為總兵官與巡撫錢鉞和解之既歸米魯于道中毒暢死遂與阿保舉寨反暢別有妾曰適烏生二子出居安南衛阿保欲並殺之築寨圍其城又別築三寨于普安而今阿蘇等防守名所居寨曰承天自號無敵天王出入乘黃犛官軍不能制鎮巡官以聞發諸衛及生兵萬三千人分道進責安民殺賊自贖民乃攻斬阿保父子米魯亡走焦進等責安民獻米魯民陰資米魯兵五百襲殺適烏及其二子據別寨殺掠又自請襲為女土官鎮巡官皆受米魯賂請宥米魯嚴旨切責必誅之乃已會焦俊卒曹愷代為總兵官遂與錢鉞及鎮守中官楊友共發兵進討而按察使劉福陰索賂于米魯故綏師賊

益熾官軍敗績都指揮吳遠被執普安幾陷友等請
濟師帝以命軾軾未至而友等遣人招賊賊楊言欲

降益擁衆攻圍普安安南衛城斷盤江道又乘間劫
執友右布政使閻鉦及都指揮李宗武郭仁史鞫李

雄吳達等死焉

質實

按米魯明實錄以為隆暢妾明
史土司傳以為暢後妻又土司

劉福亦被禍

傳以米魯為安民女明實錄于十二年九月紀米魯
事亦云然但實錄于十四年六月調雲貴兵會討米

魯則云米魯亡入霑益州匿其姪土官安民家是又
以米魯為安民姑矣未詳孰是存攷霑益州漢宛温

縣地元置州明屬曲靖府今因之普安衛在普安州
西南洪武二十二年置盤江方輿紀要在普安州東

百里自安南衛流入永寧州界又遠流入州境王軾
字用敬恭安人焦俊蒙古人東寧伯禮之孫錢鉞杭

州衛人閻鉦
涇州衛人

朱暉等帥五路師襲寇于河套不見敵引還以大捷聞

是寇已徙帳暉與琳達率劉寧等大發兵出紅城子

環搖巢于河套無所遇遂還以斬首三級奏捷于朝

未幾小王子和碩擁十萬騎分道入散掠開成寧夏

境戕殺慘酷關中震動兩鎮將嬰城不敢戰而暉等

不急赴降旨切責已而韋州環縣花馬池諸路官軍

先後得敵人首級十二又以捷聞是役也大帥非制

勝才師行紆迴無紀律邊民死者徧野諸郡因轉輸

餉軍費八十餘萬他徵發稱是所斬馘無幾而上搖

巢有功將士萬餘人下兵部陞叙尚書馬文升力持

之然竟錄二百十人署職一級暉等皆賞賚有差

質實

紅城子在靈州東北黃河東岸韋州在寧夏府

東南二百六十里西夏置韋州于此元廢明置

韋州千戶
所今廢

九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召秦紘總制三邊

紘是三年罷歸尋以廷臣薦起南京戶部尚書十一年引疾去至是年官劾史琳等喪師溺職召琳還起紘戶部尚書兼副都御史總制三邊紘至按行敗所躬祭陣亡將士掩其骼奏錄死事指揮朱昂等五人劾治敗將楊琳等四人罪更易守將練壯士興屯田申明號令軍聲大振初寇既徙出河套平涼開成皆內地無患自小王子諸部復往來駐牧開成當兵衝為平慶臨鞏門戶而成隘民貧兵力單弱商販不至紘乃拓治城郭招徠商賈改開成為固原州以州境迤北延袤千里間田數十萬頃曠野近邊無城堡可依議于花馬池迤西至小塩池二百里每二十里築一堡堡周四十八丈役軍五百人固原迤北諸處亦

各築屯堡募人屯種每頃歲賦米五石可得五十萬石規畫已定而寧夏巡撫劉憲梗其議奏于朝詔責憲憲伏罪卒行紘策修築諸邊城堡一萬四千餘所垣塹六千四百餘里固原屹為重鎮在事三年寇知有備不敢大入四鎮宴然質實池周二十六里自慶陽至寧夏此為中頓之地四鎮謂固原延綏寧夏甘肅也劉憲益陽人

冬十月以馬文升為吏部尚書劉大夏為兵部尚書

吏部尚書倪岳卒乃以文升代之而召大夏為兵部尚書文升在班列中最為耆碩帝推心委任特敬禮之嘗召見煖閣議考察事以文升年高重聽再呼告之及出命左右掖之下階其他歲時賜賚諸大臣莫敢望也大夏時為兩廣總督召命至再以疾固辭帝不允仍趣之入見既至帝問曰朕召卿卿數引疾何

劉大夏以廣東督帥召長夏官倚任初無殊異乃當出任封疆並未聞其事上章引疾及一膺召命輒復再四堅辭為總督則

無疾為尚書即
有疾謂不以內
外所得豐番殊
視其語欺乎比
孝宗面詰其故
則以民窮財盡
度力不便為詞
更屬支吾益時
勢果急須補
救益當勇往
任事以圖報
稱若明知其然
而畏難苟避其
尚可稱為公忠
體國之大臣耶

也大夏頓首言臣老且病竊見天下民窮財盡
脫有不虞責在兵部度力不辦故辭耳帝默然

十一月振兩畿山東河南饑

水災故也命刑部左侍郎何鑑大理寺丞吳一貫往
振尋以遼東饑復命戶部發帑金五萬濟之是年江
西亦告水災飭有司振濟山西
陝西被災稅糧並令蠲免之
質寶 何鑑字世光浙
江新昌人吳一

貫字道夫
海陽人

壬戌十五年春正月朱暉還

先是和碩等出河套暉留精兵三千防禦以叅將楊
玉領之遂引兵還都給事中屈伸疏劾暉等西討無
功班師命甫下將士已入國門不知奉何詔旨且此
一役糜京帑及邊儲供一百六十餘萬而首功止三

級是以五十餘萬易一無名之首也。所上有功將士至萬餘人，假使載一渠魁如和碩，斬級至千百將，必竭天下財不足供費而報功，又不知幾萬萬也。暉等宜論罪置重典，不聽。

質實

十四年冬，益嘗以鞬鞞諸部出套，召朱暉還矣。第班師之命甫下，而將士已入國門。是暉

之還，固不因召而還也。當暉率兵出紅城之時，小王子已逐水草北徙。暉幸其既出，輒藉詞求還。其為懦蒞實甚，乃不責其擅還，不咎其怯敵，并不正其擁兵坐視不援。寧夏開成之罪，而反以首功三級。謂為搢巢大捷嘉獎，而重賚之言官所劾，誠當竟置不聽。何刑賞之無章耶。

二月免河南被災稅糧

是年振京師貧民並免南畿湖廣被災秋糧

夏五月詔羣臣言時政闕失

以災異修省也劉健請早朝以勤政日講以視學節儉以省費剛斷以決事納之

秋七月錄劉基後裔世襲指揮使

先是景泰中錄基七世孫祿與顏孟二氏後並為翰林五經傳士至是給事中吳任偉言誠意伯乃功臣其後不當為博士乃命其九世孫瑜為處州衛指揮使于世襲

王軾破米魯斬之

軾至師以便宜調廣西湖廣雲南四川官軍土兵八萬人合貴州兵分八道進尋泰將趙晟破其要害賊遁過盤江都指揮張泰等渡江追擊指揮劉懷等遂進解安南衛圍而總兵官曹愷致仕都督王通都指

揮李政亦各破賊砦賊急反兵攻都御史陳金以雲南兵禦之賊遁歸馬尾龍砦僉事王懋中土知府鳳英追及之官軍四面急攻米魯突

質實

馬尾龍在南

圍出戰英臨陣格殺之餘黨土

字汝礪應城人

王懋中安福人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戶部上天下會計之數

戶部尚書侶鍾言常入之賦以災傷漸減常出之費以請乞漸增入不足當出正統以前軍國費省小民輸正賦而已自景泰至今用度日廣額外科索河南山東邊餉浙江雲南廣東雜辦皆昔所無民已重困無可復增往時四方豐登邊境無調發州縣流移今太倉無儲內府殫絀而冗食冗費日加于前願陛下

惕然省憂力加損節且敕廷臣共求所以足用之術
帝乃下廷臣議議上十二事其罷傳奉冗官汰內府
濫收軍匠清騰驥四衛勇士停寺觀齋醮省內侍畫
工番僧供應禁王府及織造濫乞鹽引令有司徵莊
田租皆權倖所不便者疏留數月不下鍾乃質實騰
復言他皆報可而事闕權倖者終格不行
四衛明史兵志永樂時以迤北逃回軍卒供養馬役
給糧授室號曰勇士後多以進馬者充而聽御馬監
官根調名隸羽林身不隸也軍卒相冒支糧不可稽
宣德六年乃專設羽林千戶所統之凡三千一百餘
人尋改騰驥武驥左右衛軍選本衛官四員為坐營
指揮督以太監別營開操稱禁兵器械衣甲異他軍
橫于輦下徒為中官占匿弘治末勇士萬一千七百
八十人旗軍三萬一百七十人歲支廩粟五十萬

十一月瓊州黎亂討平之

前知府張桓貪財私斂繼以余濬賊虐尤甚黎人苦之符南蛇等遂聚衆為亂鎮兵討之不下戶部主事馮顛上言瓊州在大海中周三千里其五指山林菁深密川澤險阻兵不可入黎衆聚散無常攻之則巢穴難窮置之則侵掠不已乞勾考熟知夷情者今各集土兵聽巡守官節制有能擒斬首惡者復其祖職此以夷攻夷數月間當見俘獲不然師旅之興無時已也帝是其言時方都御史潘蕃總督兩廣檄副使胡富調狼土兵討之而賊方攻圍儋州富與參議劉信往覘賊突至殺信富手斬據賊一人賊乃退明年七月益兵進攻破賊巢千二百餘所斬符南蛇賊平蕃在兩廣歸善南海諸賊方蜂起土司岑濬岑猛相讐殺不已既斬符南蛇旋討平歸善賊古三仔唐大鬢等遂請兵勦岑濬岑濬者思恩土知府也性兇狡以兵力雄于諸土司先是田州土官岑溥為子獠殺亦自殺次子猛幼頭目黃驥李蠻構難督府命濬調衆

護猛驥厚賂濬獻以女且約分地與濬濬以兵屬驥
送猛至田州蠻初為猛守土無他念及見驥偕來懼
其謀已拒不納驥復以猛奔思思幽之事覺總兵毆
磔嚴責濬乃出猛襲知府濬從索分地不得怒攻掠
田州殺掠萬計城郭為墟又以兵二萬據舊田州劫
龍州印前制府屢撫不服于是蕃請勦之廷議未決
而濬復掠上林武緣諸縣死者不可勝計又攻破田
州猛僅以身免據其家屬五十人聞于朝兵部乃議
調兩廣及湖廣兵合勦是為斬符南蛇之明年又明
年兵集蕃與太監銜經總兵毛銳將官軍大兵十萬
八千餘人分六哨各取道共抵巢砦賊分兵阻險拒
敵官軍緣崖進濬勢蹙遁入舊城諸軍圍攻之濬自
縊城中人獻其首前後斬捕四千七百九十級俘男
女八百人盡平其地奏設流官迴軍討南海縣賊禍
元祖又平之兩
廣自是少安

質實

五指山在瓊州府安定縣南五
峯高大亦曰黎母山黎人環居

山下外為熱黎內為生黎水亦分五流環統郡境入于海歸善晉析博羅地置欣樂縣陳曰歸善明屬惠州府今因之舊田州在今田州東南三十里上林唐置明屬濱州今屬思恩府武緣宋置明洪武初屬南寧府神宗七年改屬思恩軍民府今屬思恩府思恩舊城在今城西五里地名橋利其西北又有舊城明初思恩州治也正統七年岑瑛遷于橋利嘉靖七年王守仁奏徙治于荒田岑濟遁入之舊城蓋在橋利西北非即橋利也張桓浮梁人馮顯瓊山人

十二月大明會典成

初英宗欲述洪武以來歷朝舊制條其因革纂為一書事未克竟前五年春帝乃詔閣臣輯之以官職制度為綱事物名數儀文等級為目其有損益同異者據事繫年彙列于後名曰大明會典至是書成凡一

百八十卷大學士 質實

明史藝文志明會典二百二十八卷乃萬厯中重修者健

劉健等表上之
等初奉詔纂是總裁為健與李東陽謝遷副總裁為吳寬傅瀚王鏊楊守祉張元禎

亥癸

十六年春正月雲南叅議郭緒諭降孟養

初孟密宣撫使之設也實割木邦宣慰司地既而孟密思撲復于界外侵木邦地二十七所屢諭之還不聽乃調孟養兵思祿讐之發兵越金沙江奪木邦故割多殺孟養兵思祿讐之發兵越金沙江奪木邦故割孟密地十有三所兩酋構怨不已巡撫陳金承詔遣緒與副使曹玉往諭旬餘抵金齒叅將盧和先統軍拒所據地二程而舍遣官馳驛往諭皆留不報和懼還軍至干崖遇緒語故戒勿進緒不可玉以疾辭緒遂單騎從數人行旬日至南甸峻險不可騎乃斬棘徒步引繩以登又旬日至一大澤土官以象輿來緒

乘之往行毒霧中泥沙蹀躞又旬日至孟賴去金沙江僅二舍手自為檄使持過江諭以朝廷招徠意蠻人相顧驚曰中國使竟至此乎發兵率象馬數萬夜渡江特長梁經弩環之數重從行者懼請勿進緒拔刀叱曰明日必渡江敢阻者斬思祿既得檄見譬曉禍福甚備又聞至者纔數人乃遣酋長來聽令且致饋緒却之出敕諭宣示思祿亦繼之緒先叙其勞次自其寃狀然後責其叛諸酋聞咸伏呼萬歲請歸侵地緒詰前所留使人乃盡出而歸之質實孟賴若和及王聞報馳至則已歸地納款矣在今孟

定土府東南郭緒
字繼業太康人

二月改卜郊

帝有疾自正月己巳朔至于是月辛丑始視朝乃改卜于十一日戊申大祀天地于南郊將郊賜大學士

劉健李東陽謝遷蟒衣人
一襲閣臣賜蟒自健等始

夏四月起致仕僉事章懋為南京國子祭酒

廷議兩京國學當用名儒起謝鐸于北監及南監闕祭酒遂以懋補之懋自成化初改南京評事遷福建僉事平泰寧沙尤賊條採礦事宜以杜盜源建議番貨互通貿易以裕商民政績甚著滿考致事歸屏跡不入城市奉親之暇讀書講學弟子執經者日益進貧無具惟脫粟菜羹而已四方學士大夫高其風稱為楓山先生中外交薦以親老辭不赴既奉命方遭父憂不就時南監闕司業且二十年詔特以羅欽順為之命南吏部侍郎楊守趾攝祭酒而虛位以待懋蓋異數也至是終制始蒞任教諸生以有用之學上下論古今事若生其時履其地裁決其虧成五經問難若寸筵撞鐘迎手而應六館士人人自以為得師

質實 泰寧宋縣明屬郟武府今因之
之羅欽順字克升泰和人

五月遣南京刑部右侍郎樊瑩巡視雲貴

先是雲南景東衛大疫衛指揮復報境內晝晦七日
又隴川宣撫司雨雪如手掌盡殺禾稼宜良地屢震
暴風曲靖火災燬房舍無算帝以雲南災變非常皆
由官不得人上下攫取以致小民含冤上千天和命
瑩兼左僉都御史巡視瑩至滇訪文武吏不職者黜
之知景東之變乃指揮吳勇侵官帑以裁異可倖寬
政因雲霧晦冥虛張其事即奏劾勇罪履行所部修
城池厲兵馬振貧窮撫流散威惠大行初瑩嘗巡按
雲南甚有聲諸蠻皆帖服及是聞瑩至益震懾有訴
王官奪其牛者瑩還其牒曰汝第歸彼今還汝牛矣
已而果然且詣瑩服罪慰而遣之他土官聚兵仇殺
久有司不能制以白瑩曰吾在賊敢爾耶果爾當持

其巢舉其族覆之聲聞各斂兵退一時
人心漸安明年召還為南京刑部尚書
質實 樊瑩字廷璧常

山人

秋八月錄故贈侍講學士劉球裔

帝憫球忠為王振所害景泰時嘗贈官賜諡立祠于鄉而勸忠之典宜有加焉訪其曾孫祠祿為通政司事知

九月振兩畿浙江山東河南湖廣災

遣都御史王璟巡視浙江副使汪舜民于淮揚僉事閻璽于盧鳳隨宜振濟北直隸山東河南湖廣被災州郡皆如例恤之又以盧鳳二府滁和二州災尤甚發南京戶部兌餘米給振時韓文為南京兵部尚書

以米價翔湧請預發軍餉三月戶部難之文曰救荒如救災有罪吾自當之乃發廩十六萬石米價為平環至浙陳荒政十事奏減杭嘉湖寧紹台六府稅省杭湖糧三十餘萬石活饑民四十餘萬人舜民用便宜發粟活饑民百二十萬人流民復業者八千餘戶蠶亦多所全活明年春應天巡撫張縉以廬鳳淮揚徐民困未甦更請留兌運糧十五萬五千石備振期三年後償官帝曰民困當速濟之無令償也

質

實 王環字廷霖沂州人汪舜民字從仁婺源人右副都御史奎之子閻璽太原人

桃李華

詔戶部覈議鹽法

帝在位久益明習政事數召見大臣欲以次革煩苛除宿弊嘗論及理財李東陽極言鹽法弊壞由陳乞

者衆因而私販數倍劉健進曰太祖時茶法始行駙馬歐陽倫以私販坐死高皇后不能救如倫事孰敢為陛下言者帝曰非不敢言不肯言耳遂詔戶部覈利弊具議以聞是時健等三人竭誠盡慮知無不言初或有從有不從既乃益見信所奏請無不納每進見帝輒屏左右左右不得聞從屏間竊聽但聞帝數善數稱

甲子十七年春正月振應天饑

帝恐閭閻等分振未周專敕南京工部右侍郎高銓振之銓陳荒政八事多報可是年免南畿湖廣浙江被災質實高銓字宗稅糧選揚州人

以道士崔志端為禮部尚書

志端習步虛聲音吐洪暢成化中傳奉歷官至太常少卿久之進卿及是擢禮部尚書仍掌寺事言官以志端羽流不宜清秩抗疏力爭質實崔志端帝曰先朝有之既擢用矣不聽死平人

發明

明史葉紳傳稱太常卿崔志端推李廣為教主因得傳陞官職蓋志端亦廣之黨也廣以

有罪自殺則其所引左道之人自當立予誅遂乃猶容之朝宁存掌教宗雖言官諫阻而反以先朝有之為辭夫憲宗之寵任羽流豈可遵為成憲哉况孝宗初政如李孜省鄧常恩輩既知其邪妄而罪之何以覆車之轍甫鑒于前復旋蹈于後而加以崇秩視孜省常恩且有過焉者則是憲宗一誤而孝宗再誤也亦可慨已

二月詔每歲審錄重囚毋限二日

故事每年會官錄囚率一日告竣兵部給事中潘鐸言審錄數多一日不能詳定恐致冤濫太宗皇帝時刑部上大辟三百餘人諭各官再訊遲十日不為言祖宗好生之仁萬世所當遵也帝從之乃有是詔

質實

潘鐸新鄉人

詔減光祿寺供奉

帝曰歲饑民貧朕實痛焉其務節約毋濫費乃減光祿寺供奉十之二劉大夏言被災諸行省乞命撫按官蠲減租稅專務生養帝命大夏條具事當行者趣戶部速議行之

三月太皇太后周氏崩定祔廟制

上尊謚曰考肅睿皇后先是慈懿錢太后崩雖合葬裕陵而異隧距英宗元堂數丈許室之虛右壙以待

隧獨通至是帝御便殿出裕陵圖示大學士曰陵有二隧一室一通此皆先朝內臣所為未合禮昨見成化時商輅等章奏先朝大臣忠厚為國如此先帝亦甚不得已耳因與劉健等議欲通隧欽天監奏恐動地脈乃止後問祔廟禮健言漢以前一帝一后祔二后自唐始祔三后自宋始曩者定議慈懿太皇太后居左今大行太皇太后居右用唐宗故事帝曰事須師古末世不足效祖宗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是變禮從朕始也乃援孝穆紀太后別祭奉慈殿為言下廷臣議英國公張懋等言春秋考仲子之宮胡安國傳云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所以此觀之祖廟無二配而周禮有祀先妣之文疏云姜源也唐宋推尊太后不配食者立別廟享之亦得闕宮之義宜做故事于奉先殿外建廟奉祀為宜帝然之將建廟欽天監奏年月不宜廷議暫祀太皇太后于奉慈殿正中徙孝穆居左終明世皆用其制

質實

奉慈

殿在崇
仁門南

夏四月葬孝肅皇后于裕陵

閏四月命諸司議革弊政

帝曰庶政滋弊害于軍民上干和氣朕甚軫焉今所
司詳議以聞先是給事中楊褫言兩畿河南山東自
春徂夏不雨黃河以北窮民晝劫淮揚嘉湖仍歲災
荒乞赦百官修省從之越六日即有議革弊政之命
時帝盡心荒政蠲租稅冗食詔有司勘災遲
慢者罪如律故雖四方告災而民賴以濟焉

楊褫武
陵人

五月罷南京蘇杭織造中官

前四年春以陝西方用兵罷織造絨緝中官前年夏
帝納諸大臣言召還中官之監蘇杭織造者中官鄧
瑤固請帝又許之以工部尚書曾鑑言減歲造三之
一至是劉大夏復言當罷遂悉召還令鎮巡官領之
質寶 曾鑑字克明桂陽人以戌籍居京師

六月雨雪

是月四日
癸亥也

命兩京五品以下官六年一考四品以上自陳著為令

故事方面官三年朝覲一考察兩京堂上官不與至
五品以下十年始一行居官率九載年勞轉遷或服
除改補多不及期給事中許天錫請京官六年一考
察大僚令自陳簡去之命從所請時天錫以內官冗

孝宗之于劉大夏傾心倚任延納方殷正宜剴切敷陳以副咨訪即令其揭帖以進如果灼見事要有甚國家又何嫌之可避

濫并請考察以定去留其言尤切謂祖宗御內官思不泛施法不輕貸二十四監局及在外管事者並有常員近年諸監局掌印僉事多至三四十人他管事者無數留都亦然憑陵奢暴蠹蝕民膏第宅連雲田園遍野膏梁厭于興臺文繡被乎狗馬凡若此類皆足召變乞敕司禮監會內閣考察嚴行澄汰此後或三年五年一行永為定制帝善之而不能行也

召見兵部尚書劉大夏于便殿

帝問大夏曰卿前言天下民窮財盡祖宗以來稅斂有常何今日至此對曰正謂不盡有常耳如粵東西歲取香藥木財國以萬計他可知矣又問天下軍若何對曰窮與民等帝曰居有月糧出有行糧何故窮對曰其帥侵尅過半安得不窮帝太息曰朕臨御久乃不知天下軍民困何以為人主遂下詔嚴禁帝察

乃托言將來滋弊而委其責于府部閭臣不克心存吟域至冀及太平先務復以天下自治為言尤為模稜無實而中官鎮守肆害方深孝宗不行遽革更當反覆盡言何一因擇庶之語輒為頓首稱善乎且錫子乃君上大權孝宗采忠大夏等之賢何

知大夏方嚴委寄益重左都御史戴珊亦以材見知每有宣召或專及大夏或兼及珊諸大臣不能與也帝嘗諭大夏曰臨事輒思召卿又以非卿部事而止後有當行罷者具揭帖以進大夏頓首曰不敢帝問何故對曰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內咨閣臣可也揭帖滋弊不可為後世法帝然之又嘗問天下何時太平對曰求治亦未可太急但用人行政悉與大臣面議當而後行久之天下自治嘗乘間言四方鎮守中官之害帝問狀對曰臣在兩廣見諸文武大吏供億不能敵一鎮守煩費可知帝曰然祖宗來設此已久安能遽革第自今心擇其庶者而後用不然則己之大夏頓首稱善一日大夏與戴珊同侍帝曰時當述職諸大臣皆杜門如二卿者雖日見客何害袖出白金賚之曰少佐爾庶且屬勿廷謝恐為他人忌也珊以老疾乞骸骨優詔慰留已大夏晏見復代珊請帝曰彼屬卿言耶主人留客堅客且為強留珊獨不能為

坊顯加褒異顧
袖金而賜且命
勿行廷謝欲旋
庶潔之風而轉
涉苞苴之跡益
堪鄙耳

朕留邪且朕以天下事付卿輩猶家人父子今太平未兆何忍言歸大夏出以告珊珊感泣曰臣死是官矣

和碩入大同指揮鄭瑀戰死

是年春詩達上書請貢許之竟不至時入大同境殺掠墩軍遊擊將軍衛勇副總兵黃鎮及都指揮尉景李敬等分護官軍番上者事竣還會和碩方帥衆數百與瑀戰于焦山衛勇等合兵援之敵衆五千餘忽集持長刀四面圍擊迨暮敵騎益增至萬餘官軍殊死戰凡十數合殺傷相當瑀戰久力絀猶手刃數人敵共前支解之事聞于朝詔廷綏及偏頭關守臣急發兵應援恤瑀等死事者如制帝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暖閣諭曰墩軍我赤子被殺如此即日還京軍一萬征之健對曰陛下垂念赤子宗社之福京軍恐

未可動東陽曰近韃靼與朵顏相結潮河以北古北
口甚可慮若彼聲東擊西而我軍出大同未免顧彼
失此遂罷議而中官苗達力勸出師雖健等諫猶疑
未決越三日召問劉大夏曰希在廣聞苗達延絳搆
師功乎對曰臣聞之俘婦稚十數耳賴朝廷威德全
巢以歸不然未可知也帝默然良久問曰太宗頻出
塞今何不可對曰陛下神武固不後太宗而將領士
馬遠不遠且當時溟國公小達節制舉數十萬衆委
沙漠奈何易言之度今上策惟守耳都御史戴珊亦
從旁贊決帝遽曰微卿曹朕幾誤由是師不果出命
侍郎李燧大理少卿吳一貫
通政司叅議叢蘭往經畧之

質寶

焦山在大同府東一百八十里

廬山鳴

聲如雷次日大風雨平地水丈餘
星子德安二縣人溺死者無算

質寶

廬山在九江府德化縣南

與南康府接壤星子五代楊吳鎮宋升縣明屬南康府德安唐蒲塘場地五代吳置縣曰德安明屬九江府今並因之

秋八月置東西衛軍

帝欲宿兵近地為左右輔劉大夏言保定設都司統五衛祖宗意當亦如此請遣操軍萬人為西衛納京東兵竄雲薊州為東衛報可中官監京營者恚失兵揚飛語宮門帝以示大夏曰宮門豈外人能至必此曹不利失兵耳由是間不行

九月復置起居注

洪武間設起居注後廢至是太僕少卿儲璫言古者立史官記言記動典至重也臣見陛下宣召羣臣多

係惟幄膝之言近臣不得與聞史官莫由紀錄失今不圖恐歲月綿遠傳聞各異事跡無以究其始末乞敕廷臣曾蒙召問者備錄呈覽先付史館庶幾聖君言動舉無所遺羣臣論說亦以附見報可

冬十一月罷雲南銀場

天順中命中官監銀場于時羅珪往雲南驟增歲課重為民害帝即位後始減二萬兩十三年巡撫李士實言雲九銀場四場礦脈久絕乞免其課報可及是從巡撫陳金言竟罷之質實李士實字若虛豐城人

貶大理寺少卿吳一貫為嵩明州同知

張天祥掩殺無辜飾詞誑奏其非本無可寬吳貫從實按勘先是泰寧衛部十餘騎射傷海西貢使故都指揮僉事張斌以罪廢孫天祥入粟得祖官斌欲冒功起廢

並非周內孝宗
乃因東廠奏其
誣枉竟不虛衷
察核盡反欲情
抵一貫以反坐
之律實不免于
徇信生奸罔理
職居刑部自宜
以平允為期乃
惟于擬罪輕重
爭論斷斷而獄
獄之虛實是非
並不問一語剖
辨使一貫抱屈
無伸又豈所以
佐協中之位乎

使天祥出關掩殺他衛三十八人指為射貢使者巡撫張鼎奏捷巡按御史王獻臣疑之方移牒駁勘會指揮張茂及子欽與天祥有卻詐為前屯衛文書呈獻臣具言天祥掩殺狀獻臣以聞未報而獻臣嘗令步卒導從遊山為東廠所發被徵以余瀆代帝命一貫偕錦衣指揮楊玉會瀆勘之盡得其實論斌等死天祥斃于獄天祥叔父洪屢訟寃帝密令東廠揭其事還奏所勘皆誣帝信之欲盡反前獄出東廠揭帖示閣臣命盡逮一貫等會訊闕下劉健言東廠揭帖不可行于外既退復爭之帝再召見責健等健對曰獄經法司讞皆公卿士大夫言足信帝曰法司斷獄不當身且不保言足信乎謝遷曰事當從眾若一人言安可信健等又言眾證不可悉逮帝曰此大獄逮千人何恤苟功罪不明邊臣孰肯効力者健等再四執爭見帝聲色厲終不敢深言東廠非一貫等既至帝御午門親鞫之欲抵一貫死閔珪進曰一貫推

案不實罪當徒帝不允珪執如初帝怒命更擬珪終以原擬上謫一貫明嵩州同知獻臣前已貶上抗丞再貶廣東驛丞瀟雲南布政司照磨茂父子論死而斌免洪得論功帝勵精圖治委任大臣中官勢稍絀惟天祥事發自東廠質實前屯衛在今寧遠州西南廷議猶為所撓焉質實一百三十里本唐瑞州治地明洪武二十二年改置廣寧前屯衛本朝康熙二年併入寧遠州嵩明州元初後府後降州明屬雲南府今因之

十二月戶部奏是歲天下戶口之數

戶凡一千五十萬八千九百三十有五口凡六千一十萬五千八百三十有五帝以生齒漸繁而戶口日漸就耗損明年二月御奉天門諭部臣議獎政以聞于是戶部言耗損之故有二有因災傷斂重逼迫逃

移者有因懼充軍匠諸役賄里長匿報者若不加招撫之恩嚴稽查之法則逃移者永無復業之望匿報者別無清里之術如荆襄流民尤多宜簡命大臣一人往理其他各行省救撫按等官招撫復業若逃避軍匠等役扶同隱匿者許首報改正違者論罪繼是以後歲一稽覈仍令有司輕徭薄征以寬恤之帝從其議乃命刑部左侍郎何鑑撫荆襄流民質實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國家如弘治十七年口至六千一十萬五千八百三十五十八年戶至一千二百九十七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而正德元年戶僅九百一十五萬一千七百七十三頓減三百八十二萬一千二百一口僅四千六百八十萬二千五十減一千三百三十萬三千七百八十五自是而劉六等亂中原藍鄆等亂楚蜀江廣無處不被兵而八年以後口却增至六千三百三十餘萬然則有司之造冊與戶科戶部之稽查皆兒戲耳

乙丑 十八年春正月小王子入寇

前年夏召秦紘還理部事紘以老辭去遂虛制府不命官鎮巡官無統攝邊備竟疏敵知之權三萬騎圍靈州分道入花馬池轉掠韋州環縣陷寧夏清水營帝諭兵部曰清水營堡乃西陲要害寇直入焚抄邊弛甚矣其令戶部侍郎顧佐往理陝西軍餉巡按御史閱實以聞尋敵以攻靈州不克散掠內地指揮仇鉞邀其歸路與總質實仇鉞字廷兵官李祥擊走之威鎮原人

二月御經筵

學士張元禎請講太極圖西銘等書帝索觀之喜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元禎清癯長不踰中人其充日講帝特設低几聽之

孝宗既知小人
單欲殺直臣不
肯杖夢陽以快
其欲實為明察
又有何不得自
主必予下獄而
後宥出乎且鶴
齡兄弟恃恩犯
法自宜早加鈐
束俾知欽哉自
全必待其入侍
南宮從容密教
更何以少斂凶
頑坐使鶴齡等

三月下戶部主事李夢陽于錦衣衛獄即釋之

帝頗優禮外家皇后弟壽寧侯鶴齡建昌侯延齡並
驕縱多犯法夢陽上書陳二病三害六漸累數千言
末云壽寧侯鶴齡招納無賴罔利賊民勢如翼虎鶴
齡奏辨摘疏中陛下厚張氏語誣夢陽註母后為張
氏罪當斬后母金夫人復泣訴帝帝不得已下夢陽
錦衣獄帝問劉健曰夢陽言事何若健曰小臣狂妄
帝默然謝遷曰亦心為國耳帝領之尋即降中旨宥
出僅奪俸三月金夫人愬不已帝不聽左右知帝護
夢陽請無重罪而予杖以洩金夫人憤帝亦不許謂
劉大夏曰若輩欲以杖斃夢陽耳朕寧殺直臣快左
右心乎他日帝遊南宮鶴齡兄弟入侍酒半皇后及
金夫人起更衣因出遊覽帝獨召鶴齡語左右莫聞
也遙見鶴齡免冠首
觸地自是稍斂迹
質實 王世貞史乘攷誤韓邦奇
苑洛雜志言李夢陽劾張

騁縱日深至嘉
靖時終遭禍敗
所謂愛之適以
害之耳

鶴齡有云陛下待張氏者厚矣帝震怒下錦衣獄越
數日帝召劉健議事畢健從容請曰李夢陽不知何
大罪陛下怒之甚也帝曰他無禮直呼皇后為張氏
健頓首曰張氏猶言張家指鶴齡非謂皇后也帝意
解即命復其官按李夢陽祕錄帝出疏示之劉曰此
狂妄小人耳帝默然祕錄李所自記似應不妄李夢
陽字獻吉慶陽人控空同集二病一元氣之病謂士
氣日衰一腹心之病謂內官日橫三言一曰兵言二
曰民言三曰莊場饑民之害六漸一曰匱之漸二曰盜
之漸三曰壞民器之漸四曰弛法令之漸五曰方術
盡惑之漸六曰
貴戚驕恣之漸

夏五月帝崩

是月庚寅帝大漸名劉健李東陽謝遷至乾清宮曰
朕承統十有八年今三十六歲遭疾殆不與故召卿

輩健等皆慰藉帝曰朕自知命也朕守祖宗法度不
敢怠荒天下事重煩卿輩又曰東宮年十五矣未選
婚可急令禮部行之皆應曰諾時司禮太監羅跪榻
下帝曰投匭旨命就榻前書之執健手曰卿輩輔導
良苦朕備知之東宮年幼好逸樂卿輩當教之讀書
輔導成德健等歡歔受命翌日辛卯召太子諭以法
祖用賢
午刻崩

太子厚照即位

是為
武宗

赦

以明年為
正德元年

小王子犯宣府總兵張俊敗績

裨將張雄穆榮皆戰歿命太監苗達監督軍務保國公朱暉為將軍充總兵官右都御史史琳提督軍務禦之尋召暉等還冬小王子復犯甘肅關中皆震動

秋八月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

京師淫雨

自六月雨至于是月時東宮舊豎劉瑾與馬永成谷大用魏兵張永邱聚高鳳羅祥等八人俱用事謂之八黨亦謂之八虎日導帝遊戲由是怠于政事遺詔中當興罷者悉廢格不行大學士劉健乃上言言陛下登極詔出中外歡呼想望太平今兩月矣未聞汰冗員幾何省冗費幾何詔書所載徒為空文此陰陽

所以失調雨暘所以不若也如監局倉庫城門及四方守備內臣增置數倍朝廷養軍匠費鉅萬計僅足供其役使寧可不汰文武臣曠職愼事虛糜廩祿者寧可不黜畫史工匠濫授官職者多至數百人寧可不罷內承運庫累歲支銀數百餘萬初無文簿司鑰庫貯錢數百萬未知有無寧可不勾校至如放遣先朝官人縱內苑珍禽奇獸皆新政所當先而陛下悉牽制不行無以慰四海之望帝雖溫詔答之而左右官豎日恣增益日益衆每帝出帶刀被甲擁駕後內府諸監局僉書多者至百數十人先祿日供駮益數倍健等極陳其弊請質實司鑰庫在西安門裏十庫勤政講學報聞而已質實之西劉瑾興平人本談氏子依中官劉姓以進冒其姓武宗即位掌鐘鼓司張永保定新城人

冬十月葬恭陵

諡曰達天明道純誠中正聖文神

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廟號少宗

質實 泰陵在昌平州

明史贊曰明有天下傳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稱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仁宣之際國勢初張綱紀修立淳樸未漓至成化以來號為太平無事而晏安則易耽怠玩富盛則漸啓驕奢孝宗獨能恭儉有制勤政愛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寧民物康阜易曰无平不陂無往不復艱貞无咎知此道者其惟孝宗乎

十一月命太監韋興分守湖廣

興自成化末得罪久廢至是黃緣出守科道官言詔革天下鎮守內官非舊額者墨猶未乾乃復遣興無以示天下信尚書劉大夏等再三執爭皆不聽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七千四百三十 史部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八

起丙寅明武宗正德元年
盡癸酉明武宗正德八年 凡八年

丙寅 武宗毅皇帝正德元年春二月大學士劉健等乞罷

不許

吏戶兵三部及都察院各有疏言事為宦官所撓傳
示帝意令閣臣調旨健等不奉命別擬以奏帝不聽
健等力諫謂奸商壞亂鹽政武臣負罪玩法北征將
士無功授官御用監書篆濫用匪人皆宜痛抑今陛
下不信大臣而信羣小欲以一二人私恩壞百年舊
制臣等豈敢苟從所擬四疏謹以原擬封進不報居

數日又言比為鹽法賞功諸事極陳利害拱俸數日未奉玉音若以臣等言是宜賜施行所言非邪亦當明加斥責乃留中不報視之若無政出多門咎歸臣等宋儒朱熹有言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一日不敢居乎其位伏乞聖明矜察特賜退休帝優旨慰留之疏仍不下又數日歷數政令十失指斥貴戚近倖尤切因再申前請帝不得已始下前疏令所司詳議健等知志終不行各上章乞骸骨帝不許既而所司議上一一如健等指帝勉從之由是諸失利者咸切齒

夏四月罷吏部尚書馬文升以焦芳代之

初文升承遺詔請汰傳奉官七百六十三人命留太僕卿李綸等十七人餘盡汰之既而中官王瑞復請用新汰者七人文升持不可給事中安奎刺得瑞納賄狀劾之瑞患誣文升抗旨更下廷議皆是文升帝

終不聽文升因乞歸不許是時朝政已移于中官文
升日懷去志會兩廣缺總督推兵部侍郎熊繡可任
繡不欲出外頗怏怏其同鄉御史何天衢劾文升徇
私文升連疏乞休去芳粗鄙無學識好嫚罵劉健謝
遷諸正人皆惡之芳既積忤廷臣乃深結閹宦以干
進帝初即位廷議以國用不足勸上節儉芳知左右
有竊聽者大言曰庶民家尚須用度何況縣官諺云
無錢揀故紙今天下多逋租厯稅不是檢索而但云
損上何也帝聞大喜會質寶人熊繡字汝明道州人焦芳泌陽人安奎趙州

五月兵部尚書劉大夏罷

先是孝宗遺命撤鎮守中官非額設者大夏議撤二
十四人又奏減皇城京城守視中官皆不納頃之列
上傳奉武臣當汰者六百八十二人報可大漢將軍
薛福敬等四十八人亦當奪官福敬故不入侍以激

帝怒帝遽命復之而責兵部對狀欲加罪中官竄瑾
頓首曰此先帝意陛下列之登極詔書不宜罪帝意
乃解已復言鎮守中官如江西董讓薊州劉珣陝西
劉雲山東朱雲貪殘尤甚乞按治帝不悅大夏自知
言不見用遂連疏乞歸許之給事中王珣張質實明
禮奏請留大夏吏部亦請如珣禮言不報
志府軍前衛及旗手等十二衛各有帶刀官錦衣所
隸將軍初名天武後改稱大漢將軍凡千五百人王
珣永平人張
禮平谷人

六月大風雨壞郊壇獸瓦

帝諭羣臣修省劉健李東陽謝遷上言此來免朝大
多奏事漸晚遊戲漸廣經筵日講直命停止不知陛
下宮中復有何事急于此者夫濫賞妄費非所以崇
儉德彈射釣獵非所以養仁心鷹犬狐兔不可育于

朝廷弓矢甲冑不可施于宮禁今聖學久曠正人不親直言不聞下情不達而此數者雜交于前臣不勝憂懼疏入報聞

秋七月彗星見

是月二十三日庚子夜也前十一日巳丑夜有星見紫微西蕃外如彈丸色蒼白越數日有微芒見參井間漸長二尺如帚西北至文昌至是彗星亦見光流東南長三尺越三日長五尺許掃下台入太微垣時入黨竊柄朝政日非而災異迭見于是南京御史陸崑偕同官上疏極諫曰自古宦豎欲擅主權必先盡其心志如趙高勸二世嚴刑肆志以極耳目之娛仇士良教其黨以奢靡導君勿使親近儒生知前代興亡之故其君惑之卒皆受禍陛下嗣位以來天下顯然望治乃未幾罷侍闈寺顛覆典刑太監馬永成魏

彬劉漢傳興羅祥谷大用輩共為蒙蔽日事宴遊上
于天和災祲數告廷臣屢諫未蒙省納若輩必謂宮
中行樂何關治亂此正奸人蒙君之故術也陛下廣
殿細旃豈知小民窮簷蔀屋風雨之不庇錦衣玉食
豈知小民初寒暑雨凍餒之弗堪馳騁宴樂豈知小
民疾首蹙額赴訴之無路日者雷震郊壇羣出紫微
夏秋亢旱江南米價翔貴京城賊盜橫行可恣情縱
欲不一顧念乎伏望側身修行屏未成輩以絕亂源
委任大臣務學親政以質實紫微西蕃紫宮垣十里
還至治疏入帝不省

質實

星其西蕃七東蕃八參

井西方參十星主斬刈又為天獄主殺伐又主權衡
所以平理也南方東井八星天之南門黃道所經天
之亭候主水衡事法令所取平也下台三台六星兩
兩而居起文昌列抵大微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次
二星曰中台東二星曰下台太微天子廷也五帝之
座也十二諸侯府也具見晉書天文志陸崑字如玉

歸安人

八月立皇后夏氏

初帝將大婚詔取太倉銀四十萬御史趙佑言左右以婚禮為名將肆無厭之欲計臣懼禍而不敢阻閣臣避怨而不敢爭用如泥沙坐致耗國不幸興師遣饑饉將何以為計哉後戶部尚書韓文亦以為言乃得減四質實

武宗孝靜皇后夏氏上元人趙佑字汝翼雙流人

九月命太監崔杲王瓚監南京織造

杲等乞鹽萬二千引所司執奏給事中陶諧御史杜旻邵清楊儀等先後諫健等亦言不可帝召健等至煖閣面議頗有所詰問健等皆以正對帝不能難最後正色曰天下事豈皆內官所壞朝臣壞事者十常

六七先生輩亦知之因命鹽引悉如杲請健等退再上章言不可帝自愧失言乃俞健等所奏于昺中外咸悅謂帝庶質實陶諧字世和會稽人杜旻山陽人邵清字士連江寧人楊儀永壽人幾改過矣

冬十月以劉瑾掌司禮監罷華蓋殿大學士劉健武英

殿大學士謝遷

瑾以內官監兼督團營帝漸信用日與馬永成等進鷹犬歌舞角觝之戲漢帝佚遊又勸帝令鎮守內臣各進萬金奏置皇莊增至二百餘所畿內大擾健等謀去瑾永成諸人會給事中陶諧御史趙佑等交章論劾章下閣議健等持之甚力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亦因星變陳言乞親元老斥寵倖帝意頗動而不能斷也先是戶部尚書韓文以八黨用事每朝退與僚屬言輒泣下郎中李夢陽進曰公泣何為比諫官

八黨亂政惟以
聲色犬馬盡惑
上心武宗已又
為家藏韓文等

疏劾諸閣執政持甚力公誠及此時率大臣固爭去
八人易易耳文毅然改容曰善縱事弗濟吾年足死
矣不死不足報國即令夢湯草疏既具文讀而刑之
遂率諸大臣伏闕以上畧曰伏觀近日朝政益非號
令失當中外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
彬邱聚劉瑾高鳳等造作巧偽淫蕩上心擊毬走馬
放鷹逐犬俳優雜劇陳于前至導萬乘與外人文
易狎昵嫖褻無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
神虧損志德此輩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已私而
不思皇天眷命祖宗大業皆在陛下下一身萬一遊宴
損神起居失節雖蠶粉若輩何補一事竊觀前古闔
官誤國為禍尤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其明驗也
今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不治將來益無忌憚必患
在社稷伏望陛下奮乾剛割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
僚明正典刑潛銷禍亂之階永保靈長之祚疏入帝
驚泣不食乃遣司禮中官李榮王岳等至閣議一日

力陳奸璫罪惡
勸以奮乾剛割
私愛竟殊懇切
武宗即未能覺
悟其失翻然改
絀何至一聞誅
誅犀閣之言輒
爾驚泣不食袒
護之極遂至于
情不自持傍徨
失措其重駮昏
闇之杖寔為可
憫可恨然武宗
是時年已十七
尚茫無知識若
此其不致踵漢

三反欲安置之南京遷欲逆誅之以為處之未盡健
推案哭曰先帝臨崩執老臣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
乾使若輩敗壞至此臣死何面目見先帝健遷聲色
俱厲惟李東陽語少緩王岳者素剛直嫉邪慨然曰
閣議是具以健等言白帝明日忽有旨召諸大臣入
至左順門健迎謂曰事岳濟公等第堅持尚書許進
曰過激恐生變健不應有頃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
旨問諸先生諸先生言良是第奴儕事上久不忍即
置理幸少寬之上自處耳衆相顧莫言韓文乃抗聲
數八人罪侍郎王鏊助之曰八人不去亂本不除榮
曰上非不知第欲少寬之耳鏊直前曰設上不處奈
何榮曰榮頭有鐵裹耶敢壞國事遂退健約文及諸
九卿詰朝伏闕面爭王岳從中應之因誅瑾等焦芳
聞之馳告瑾瑾乃率永成等夜伏帝前環泣以首觸
地曰做上恩奴儕餒狗矣帝色動瑾進曰害奴儕
者王岳也帝曰何故瑾曰岳結閣臣欲割上出入故

唐楊慶豈得謂
非天幸歟

劉瑾斥逐重臣
李東陽獨以依
阿免禍處論
靡甘與焦芳為

先去所忌耳且鷹犬何損萬幾若司禮監得人左班
官安敢如此帝大怒立收岳命瑾掌司禮監永成大
用掌東西廠各分據要地及旦諸臣入朝將伏闕知
事已中變于是健東陽遷俱上章求去瑾矯旨聽健
遷歸而獨留東陽岳充南京淨軍追殺之于途于是
中外大權悉歸于瑾矣健遷瀕行東陽祖餞泣下健
正色曰何哭為使當日多出一質實王整字濟
之吳縣人
語與我輩同去矣東陽嘿然

以焦芳為文淵閣大學士吏部左侍郎王鏊兼翰林學
士入內閣預機務

初許進輩以年資推芳入吏部劉健不悅曰老夫不
父歸田此座即焦有恐諸公俱受其害耳及是果附
劉瑾謀柄政而廷議獨推鏊瑾迫公論令鏊與芳同
入閣芳在閣裁閱章奏一阿瑾意鏊雖持正不能與

伍不但遇事不能匡正且一逢瑾怒輒向芳仰面求容東陽素以才學知名亦當明人臣立身之義顧曲事閹奴雖掘尾亡憐而不恤尚得稱心存廉恥者乎當時訛謗繁興有湘江春草之諷不知其生平盡喪固不止于伴食中書說者乃謂其然奪潛

抗事有不可與李東陽彌縫其間多所補救東陽雖為首輔當委蛇避禍芳嫉其位在已上日夕構之于瑾會通鑑纂要成瑾以膳偏不謹欲因是為東陽罪東陽大窘芳為解乃止除膳錄官數人名東陽得無事質實

歷代通鑑纂要凡九十二卷是書修于孝宗時芳未嘗為總裁官至是命文華殿改膳芳

遂列名其間及進呈書辦官張駿等皆擢顯秩裝演匠役亦悉授官

給事中劉菴呂紳請留劉健謝遷不報尋杖菴紳及南京給事中戴銑御史薄彥徽等于廷並斥之

健遷既去位菴紳抗章請留言二臣不可聽去者有五孔子稱孟莊子之以不改父之之臣為難二臣皆先帝所簡以遺陛下今陵土未乾無故罷遣何以慰在天之靈不可一也二臣雖以老疾辭實由言違計

矜賴以保全善
類其實瑾肆行
荼毒究何曾以
一言稍過凶威
則阿私所好之
詞又何能以為
解免乎

沮不得其職而去陛下聽之亦以不善將順非實有
意優老也在二臣得去就之義在陛下有棄老成之
嫌不可二也今民窮財殫府藏虛罄水旱盜賊星象
草木之變迭見雜出萬一禍生不測國無老成誰與
共事不可三也自古剛正者難容柔順者易合二臣
既去則柔順之人必進將一聽陛下所為非國家之
福不可四也書曰無遺壽考健等諳練有素非新進
可侔今同日去國天下後世將謂陛下喜新進而厭
舊人不可五也帝不聽先是給事中艾洪劾中官高
鳳姪得林營掌錦衣衛諸疏傳至南京為協同守備
武靖伯趙承慶所得應天尹陸珩錄以示諸僚兵部
尚書林瀚聞而太息于是銑彥徽率諸科道官合疏
言元老不可去宦豎不可任劉瑾等激帝怒盡逮之
并蒞紳洪俱予杖削籍詞連承慶瀚珩亦皆得諫兵
部主事王守仁論救銑等廷杖四十謫龍場驛丞時
南京御史蔣欽與銑等同被罪出獄甫三日欽獨具

疏劾瑾言劉瑾小豎子耳陛下親以腹心寄以耳目待以股肱殊不知瑾為侍逆之徒蠹國之賊竊柄弄權萬民失望愁嘆之聲動徹天地幸聽臣言急誅瑾以謝天下然後殺臣以謝瑾疏入再杖三十繫獄越三日復具疏請殺瑾且言陛下不殺此賊當先殺臣使臣得與龍逢比干同遊地下臣誠不願與此賊並生言尤激切既質實龍塢驛在貴陽府修文縣治今入復杖三十廢劉蕤字惟馨涪人呂紳江西永豐人戴銑字寶之婺源人薄彥徽陽曲人艾洪瀘州人陸珩歸安人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蔣欽字子修常熟人欽屬草時燈下微聞鬼聲欽念疏上必擬異禍此必先人之靈欲寢此奏因正衣冠立曰果先人盍厲聲以告言未已聲出壁間益悽愴欽歎曰業已委身義不得減嘿負國為先人羞遂奮筆曰死即死此橐不可易也聲遂止杖後三日卒于獄

十一月削戶部尚書韓文職

劉瑾恨文甚日令人伺文過不得及是有以偽銀輸內庫者遂以為文罪詔降一級致仕給事中徐昂疏

救中旨責其黨護遂落文職并除昂名文出都門乘一驛宿野店而去瑾又憾李夢陽代文草疏矯旨謫

山西布政司經歷勒致仕既而瑾復搦質實徐昂泰他事下夢陽獄將殺之賴康海救得免興人康

海字德涵武功人與李夢陽素以詩文相倡和夢陽在獄書片紙出曰對山救我對山者海別號也海與

瑾同鄉瑾前招致之海不肯往因夢陽故遂謁瑾瑾大喜為倒屣迎海因詭詞說之夢陽遂得釋後瑾敗

海坐黨落職而夢陽起為江西提學副使復以與巡按御史江萬實相訐奏罷官久之乃卒夢陽才思雄

鷲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與海及何景明徐禎卿邊貢王九思王廷相號七才子皆以詩名當世迨嘉靖

朝李攀龍王世貞出復奏以為宗天下推李何王李為四大家無不爭效其體云江萬實大竹人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徐禎卿字昌穀吳縣人邊貢字廷實歷城人王九思字敬夫鄆人王廷相字子衡儀封人李攀龍字子鱗歷城人王世貞字元美太倉人

十二月除曲阜孔氏田賦

罷工部尚書楊守隨左都御史張敷華

韓文等既逐守隨憤甚乃上章極論之曰陛下嗣位以來左右近臣不能祇承德意盡取先朝良法而更張之盡誣先朝碩輔而剗汰之天下嗷嗷莫措手足內臣劉謹等八人奸險佞巧誣罔恣肆而瑾尤甚日以荒縱蕩陛下禁內鼓鉦震于遠邇宮中火礮聲徹晝夜淆雜尊卑陵夷貴賤引車騎而供執鞭之役列

市肆而親商賈之為致陛下日高未朝漏盡不寢此
數人者方且竊攬威權詐傳詔旨放逐大臣刑誅臺
諫邀阻封章廣納貨賂傳奉冗員多至千百招募武
勇收及孩童紫綬金貂盡予爪牙之士蟒衣玉帶濫
授心腹之人附已者進官忤意者褫職內外臣僚但
知畏瑾不知畏陛下夫太阿之柄不可授人今陛下
于兵刑財賦之區機務根本之地悉以委之或掌團
營或主兩殿或典司禮或督倉場大權在手彼復何
憚于是大行殺戮廣肆誅求府庫竭于上財力殫于
下武勇疲于邊上下胥讒神人共憤伏望大奮乾剛
立寘此曹重典遠鑿延熹之失毋使臣蹈蕃武已覆
之轍疏入瑾憾甚至除夕朝罷忽傳旨與張敦華俱
致仕數華當廷臣請去瑾等時獨抗
疏論列語尤切至故瑾亦深銜之
質實
張敦華字
公實安福

人

丁卯 二年春正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月下御史王良臣王時中于獄

良臣奉命清軍江西聞戴銑等被逮馳疏救逮下鎮撫司獄杖三十斤為民時中出按宣大所點貪汙者甚衆瑾聞之怒亦逮下獄荷重校于都察院門時中病甚其妻往省遇都御史劉宇哭且詬宇不得已言于瑾釋之謫質實王良臣陳州人王時中字道夫黃戎鐵嶺衛縣人初時中為鄆陵知縣最有聲嘗出郊旋風擁馬首時中曰冤氣也跡得屍習井乃婦與所私者殺之遂伏辜劉宇字至大鈞州人也

三月太監劉瑾矯詔榜奸黨于朝堂

劉健謝遷雖去瑾憾不已矯詔列健遷及尚書韓文楊守隨林瀚都御史張敷華郎中李夢陽主事王守

仁王綸孫磐黃昭檢討劉瑞給事中湯禮敬陳震徐
昂陶諧劉蒞艾洪呂紳任惠李光翰戴銑徐蕃收相
徐暹張良弼葛嵩趙士賢御史陳琳貢安甫史良佐
曹閔王宏任諾李熙王蕃葛浩陸崑張鳴鳳蕭乾元
姚學禮黃昭道蔣欽薄彥徽潘鏗王良臣趙估何天
衢徐珏楊璋熊卓朱廷聲劉玉等五十三人為奸黨
榜示朝堂召羣臣跪金水橋南宣戒之先是鞠獄時
獨任諾王蕃抵不與知雖仍列五十三人之數識者
恥道質實王綸開州人黃昭江陰人劉瑞內江人湯
其名質實禮敬字仁甫丹徒人陳震德清人任惠濠
州人李光翰新鄉人徐蕃泰州人牧相餘姚人徐暹
張良弼皆歷城人葛嵩字鍾甫無錫人趙士賢石首
人陳琳字玉疇莆田人貢安甫字克仁史良佐字禹
臣皆江陰人曹閔上海人王宏六合人任諾史未詳
其里籍明實錄作任訥李熙上元人王蕃濠州人葛
浩字天洪上虞人張鳴鳳清平人蕭乾元萬安人姚

學禮巴縣人家京師黃昭道平江人潘璉字宗節六合人何天衢道州人徐珏字用礪江夏人楊璋孝感人熊卓豐城人朱廷聲字克諧進賢人劉玉字咸栗萬安人

敕各鎮守太監預刑名政事

後劉瑾誅從兵部言乃令繳敕悉如舊制

發明

紀綱法度自天子出百僚庶尹奉職宣化而已何預之可云而况乎中官且以內臣出而

鎮守即無詔諭亦斷無不干預刑名政事者此漏卮濫觴必至之勢也今復寵之綸綍重以責成若輩更何所顧忌耶依古以來閹寺擅權亂政之事史不絕書然欲明目張膽盡許其攬與朝政而仍得藉口奉勅以恣行其私臆則未有至於此極者謂是時中旨皆中旨皆自劉瑾疑即瑾之欲其同類

分擅天下之柄而乃有是勅武宗幾若罔聞知者洵若是也亦可慨矣夫

夏五月度僧道四萬人

復寧王宸濠護衛

初寧靖王奠培以私獻惠二王宮人逼內官熊壁自盡革護衛再傳至宸濠輕佻無威儀而善以文行自飾術士李自然李日芳妄言其有異表又謂城東南有天子氣宸濠喜時時詗朝中事聞謗言輒喜或言帝明聖朝廷治即怒至是賄質實宸濠寧獻王權五劉瑾請復所奪護衛竟許之質實世孫惠王盤斌曾孫

六月逮前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下獄尋釋之

先是一清巡撫陝西以秦紘後總制罷不設三邊有警不相援患無所統攝請遣大臣兼領之劉大夏以一清才即奏任為總制一清乃建議修邊言花馬池至靈州地勢平衍寇每從此毀墻入則固原慶陽平涼鞏昌皆受惠成化時寧夏巡撫徐廷璋築邊牆綿亘二百餘里在延綏者余子俊修之甚固後邊備踈牆墜日夷弘治末總制秦紘治墜七百里謂可無患不一二年寇復深入是紘所修不足捍敵臣以為防邊之策大要有四修濬牆墜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內附整飾韋州以遏外侵因條其便宜以延綏安邊營石滂池至定邊營百六十三里平衍宜牆者百三十一里險崖峻阜可剝削者三十二里宜為墩臺連接橫城以北黃河南岸有墩三十六宜修復帝可其議為特發帑金數十萬工方興而瑾憾一清不附已一清遂引疾歸其成者僅四千里至是瑾誣一清破冑邊費逮下錦衣獄大學士

李東陽王鏊論救乃得釋已而瑾托言邊倉芻粟多朽腐孺音速各省巡撫及管糧郎中下獄一清復坐是先後罰質實石滂池在今榆林衛西定邊營在今米六百石質實榆林府西六百六十里橫城堡在清水營西北八十里榆林志黃河自橫城堡西折而北迤三受降城南至廢東勝州西折而南入府谷縣界楊一清字應寧安寧州人徙居丹徒

秋八月作豹房

帝為羣閹盡惑乃于西華門別構院籩築宮殿而造密室于兩廂勾連櫛列謂之豹房初帝令內侍仿設塵肆身衣估人衣與貿易持簿算喧詢不相下更令作市正調和之攤至廊下家廊下家者中官于永巷所張酒肆也坐當壚婦其中帝至雜出章衣蠶簇而入醉即宿其處楊守隨疏所謂親商賈之為者以此

至是既作豹房朝夕處其中稱之曰新宅日召教坊樂工入新宅承應久之樂工懇言樂戶在外府多有今獨居京師者承應不均遂敕禮部檄取河間諸府樂戶精技業者遣送教坊人日以百計于時羣小見幸者皆集于豹房矣

冬十月太監劉瑾矯旨杖戍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道

死

源以靈霧時作言此衆邪之氣陰冒于陽臣欺其君小人擅權下將叛上引譬甚切劉瑾怒矯旨杖三十釋之源又言占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乞收攬政柄思患豫防蓋專指瑾也瑾大怒召而叱之曰若何官亦學為忠臣源厲聲曰官大小異忠一也矯旨又杖六十謫戍肅州在道以劄卒

初源父瑄在天順初以忠諫名天下及
質實楊源字
是源以小臣抗節尤為士論所重云
本清豐

入城

以楊廷和為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廷和先為詹事附經義指斥近侍劉瑾惡之傳旨改
南京吏部侍郎尋遷南京戶部尚書及是帝問楊學
士何在瑾以南京質實楊廷和字介
戶部對乃召入閣夫新都入

戊辰三年春正月大計外吏太監劉瑾以中旨黜翰林學

士吳儼御史楊南金

儼家多質瑾遣人求金啗以美官儼峻拒瑾怒南金
素清鯁都御史劉宇惡其不阿已笞辱之南金憤甚

寺人因時竊柄
必以娛樂為遊

君之具如仇士
良所稱人主不
可令閒寔若輩
相傳秘訣劉瑾
之于武宗久已
肆行蠱惑尚慮
其清明包啓弗
克文售其奸故
必同其遊戲時
始行奏事因得
以乘間弄權其
術更為險詭獨
是武宗寧以不
以政務為念而
神紛于所役竟
而厭倦萬幾大

告疾去宇諉于瑾瑾亦怒之時方考察朝覲官瑾忽
批奏尾勒儼致仕黜南金為民初瑾每奏事必伺帝
為戲弄時帝厭之亟揮去曰吾用若何事乃溷我自
此大小事瑾皆專決不復白帝及是奏出中外莫不
駭異瑾不學批答章奏皆持歸私第與妹婿禮部司
務孫總松江市僧張文冕相叅決聽文冕不能文辭
率鄙兀焦芳為潤色之已而瑾威權日甚內外章奏
先具紅揭投瑾疏紅本然後上通政司疏白本皆稱
劉太監而不名都察院奏讞誤名瑾瑾怒甚屠瀟率
屬跪謝乃已公侯勳戚以下莫敢鈞禮每私謁相率
跪拜其熏質實吳儼字克溫宜興人楊南金鄧川人

夏四月前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卒

恕啟歷中外五十餘年剛正清嚴始終一致所引薦
耿裕彭韶何喬新周經李敏張悅倪岳劉大夏戴珊

阿投手其不至
于喪亡幾希後
此魏志贊用其
術于熹宗遂以
亡國亦足以千
古炯戒矣

張懋等皆一時名臣他賢才久廢草澤者拔擢之恐
後弘治十八年間衆正盈朝職業修理號為極盛者
恕力也帝嗣位遣行人齎敕存問賚羊酒益廩隸且
諭以讜論無隱恕陳國家數事帝優詔報之至是卒
年九十三訃聞輟朝贈特
進左柱國太師謚端毅

六月太監劉瑾執朝官三百餘人下獄

午朝退有遺匿名書于御道數瑾罪者瑾矯旨召百
官跪奉天門下頃之令堂上官起瑾出立門左翰林
跪白于瑾亦令起御史甯昇訢曰某等素知法度豈
敢為此此或新進士所為瑾曰與新進士何預跡若
輩壞朝廷事吾整治之逆懷怨望若輩豈未聞太祖
法耶是日酷暑太監李榮乘瑾入以冰瓜啗羣臣曰
君等且起比瑾出禁曰來矣速就跪瑾瞥見之怒大
監黃偉憤甚謂諸臣曰書所言皆為國為民寧挺身

自承雖死不失為好男子奈何枉累他人瑾怒曰臣
名書罪已當死况真之御道是何好男子耶即日遷
偉南京勒榮閒住及日暮盡收下錦衣獄凡三百餘
人明日大學士李東陽等力救瑾亦廉知其同類所
為衆獲免而主事何欽等三人已噶死時瑾恣行凶
暴嘗以尚寶司卿崔璿副使姚祥即中張瑋違制衆
肩輿荷重校幾死亦賴東陽等申救始質實寧泉蓮
釋而戍之其他庶官以荷校死者甚衆菜人崔
璿里貫無攷按雷禮列卿記璿于正德元年任尚
尚寶司卿姚祥歸善人張瑋字嘉玉蕪州衛人

發明

瑾因匿名書數已罪敢于矯旨名百官長跪
甚至有署甚喝死者瑾之橫至此極矣向非

廉知其同類所為則此下獄之三百餘人遭其慘
毒當更有不可言者觀其書不出于外人而即出
于其儕黨益信衆怨所歸人心不昧雖若輩亦知
其為法所不容而武宗乃恣其所為而不之覺可

謂好惡與人殊矣至翰林官怵于凶讎竟至跪白乞憐而甯果身為御史脂韋其辭以訴且欲嫁禍于新進士尤為可鄙轉不若黃偉數言猶能抗直何士氣之委靡一至于此哉

秋八月立內廠

時東西廠緝事人四出江西南康民吳登顯等端午競渡造龍舟捕之籍其家偏州下邑因見華衣怒馬作京師語者輒相驚告官司密賂之以求免禍道路惶懼人不貼席劉瑾意猶未逞復立內廠自領之尤酷烈中人以微法無得全者凡所逮捕一家犯鄰里皆坐或瞰河居者以河外居民坐之屢起大獄冤號相屬孺者悉逐京師客傭命寡婦盡嫁喪不葬者焚之于是輦下且洶洶矣

太監劉瑾創罰米法

瑾憾前尚書韓文甚据據萬端會戶部偶遺故籍欲
以為文罪屬尚書顧佐上其事委咎于文佐不可奪
佐俸三月聽致仕去而逮文及侍郎張縉下錦衣獄
數月始釋詞知文廉家素貧因創罰米法以困之罰
文千石輸大同縉五百石輸宣府尋又假他故故罰
文米再家業蕩然自是朝官忤瑾者悉誣以舊事罰
米輸邊刻期完納稍緩輒罪之時雍泰自操江擢南
京戶部尚書瑾怒泰與已同鄉不通問擢任甫四日
即令致仕謂吏部尚書許進私泰削其籍追斥前尚
書馬文升劉大夏及給事中趙士賢御史張津等為
民其他罰米者五十餘人皆嘗薦泰者瑾日以股削
為事索巡鹽官賄不當意責令補償商課追論及前
任者御史彭程嘗于孝宗時巡兩浙鹽久物故家止
遺一孫女罄產不足償則並女鬻之行道皆為流涕

質實

雍泰字世隆陝西咸寧人
張津字廣漢博羅人

九月逮前兵部尚書劉大夏下獄戍肅州

初孝宗時大夏在兵部劉字為大同巡撫宇私市善馬賂遺權要大夏于宴見時為孝宗言之宇聞深憾大夏及是與焦芳譖于劉瑾曰籍大夏家可當邊費十二遂假田州土官岑猛事逮繫錦衣獄岑猛于孝宗時與思恩土官岑濬相仇殺濬尋伏誅大夏議以思恩田州俱設流官猛世濟亮惡宜降千戶徙之福建而猛逗遛不肯行及是納賄于瑾求復故地瑾許之遂興是獄欲坐大夏激變論死閣臣王鏊曰岑氏未叛何名激變都御史屠滹亦言劉尚書無死法瑾謾罵曰即不死可無戍耶瑾亦詞大夏家實貧乃坐戍極邊初擬廣西芳曰是送之歸也遂改肅州大夏年已七十三徒步荷戈至大明門下叩首而去觀者嘆息泣下大夏至戍所遇團操輒就伍所司固辭大夏曰軍固當役也瑾猶搆事罰米輸塞下者再後遇

赦歸及瑾誅
復原官致仕

冬十月振湖廣河南饑

遣南京工部右侍郎畢亨兼僉都御史往
監振事是年南京鳳陽府皆饑亦命振之

己巳四年春二月黜前大學士劉健謝遷為民

初健遷在內閣時詔天下舉懷才抱德之士至是浙
江大吏以餘姚周禮徐子元許龍上虞徐文彪四人
應詔劉瑾焦芳方日偵察健遷過無所得遂以禮等
皆遷同鄉而草詔由健欲用此為二人罪矯旨為天
下至大豈無應詔者何餘姚處士之多耶乃下禮等
鎮撫司獄屬主者周內入健遷欲遂逮二人籍其家
東陽力解芳從旁厲聲曰縱輕貸亦當除名旨下果
如芳言禮等咸戍邊尚書劉宇復劾兩司以下訪舉

失實皆罰米輸塞下且榜禁餘姚人不得選京官是
年十二月都給事中李憲復請奪健遷及尚書馬文
升劉大夏韓文許進等誥命詔并追還所賜玉帶服
物同時奪誥命者六百七十五人希瑾芳之旨也時
芳附瑾勢日逞私憾芳先以尹旻黨被謫疑出彭華
意銜江西人次骨尋有滿刺加使臣亞劉本者故江
西萬安人本姓蕭名明舉逃罪至海外依滿刺加與
其國人端亞智等來朝既而謀入淳泥國索寶物且
殺亞智等事聞方下所司劾奏芳即署其尾曰江西
土俗故多玩法如李孜省彭華尹直等素被物議宜
裁減解額十五名通籍者勿選京職著為令且言王
安石禍宋吳澄仕元宜榜其罪使他日毋得濫用江
西人楊廷和解之曰以一奸民波及一方既裁解額
矣宋元人物亦欲併案耶乃止芳深惡南人雖論古
人亦必詆南譽北嘗作南人不可為相圖進瑾其總
裁孝宗實錄若何喬新彭韶謝遷皆肆誣詆自喜曰

今朝廷之上誰如我直者芳欲自私其鄉又以劉瑾乃陝西人諷給事中趙鐸奏言鄉試額不均遂票旨增陝西額為百以媚瑾增其鄉河南為九十五並及山東西俱增至九十其徇私變法類如此瑾芳敗皆復舊

質實

徐姚秦縣元州明復為縣上虞秦縣隋廢唐復置明與餘姚並屬紹興府萬安宋

縣明屬吉安府今俱因之淳泥在西南海中自占城四十日可至初屬瓜哇後屬暹羅周禮字德恭著有續綱目發明李憲岐山人趙鐸曲沃人

命給事中張禴等勾稽天下錢糧

先是諸司官朝覲至京畏瑾虐焰恐罹禍各歛金賂瑾每省至二萬餘往往賫于京師富豪復任後倍償之名曰京債上下交征恬不為異瑾私人張綵見瑾急賄天下怨次骨因乘間說曰公亦知賄入所自乎

非盜官帑即剝小民彼借公名自厚入公者未十一而怨悉歸公何以謝天下瑾大然之乃分遣檜等十四人盤察南北直隸各行省錢糧蓋欲掩其跡也而御史胡節按山東還猶循故事厚遺瑾發之捕節下獄少監李宣侍郎張鸞指揮同知張良醵白金二萬為餽瑾納金于官按三人罪其他因賄得罪者甚衆方瑾急賄時出使官皆索重賄給事中周鑰勘事淮安與知府趙俊善俊許貸千金既而不與鑰計無所出舟行至桃源自刎從者救之已不能言取紙書趙知府悞我遂卒事聞繫俊至京責鑰死狀竟坐俊罪至是索賄之風少衰然檜等四出率務誅求有司爭厚斂以補帑所在騷然已而遣使覈各邊屯田希瑾意者詭增田數搜括慘毒戶部侍郎韓福尤峻急遼卒不能堪脅衆為亂守臣發帑撫慰之乃定給事中徐仁等劾福奉行過當瑾迫公議勅福致仕時瑾專事苛刻先後出使盤察者或不知迎合輒得譴給事

中安奎潘希曾御史張或劉子厲以無重劾下獄奎
或荷校頻死大學士李東陽疏救始釋為民希曾子
厲亦皆杖斥于是競為搏擊給事中高洩劾滄州地
所劾治六十一人洩父銓嘗為巡撫保定滄州其所

籍也洩至誣劾其父

質實

桃源金以宿遷縣之桃園鎮地置淮濱縣後省元復

置桃園縣後謫園為源明屬淮安府今因之張綵安
定人胡節零陵人周鑰海陽人趙俊內江人韓福西
安前衛人徐仁慈谿人潘希曾金華人張
或元氏人劉子厲安福人高洩江都人

發明

朝覲官斂金賂瑾假貸京師富豪獲倍稱之
息遂有京債之名又何異前代之稱債帥者

乎顧瑾惟知黠貨而心計殊疎自張綵善為進說
其取愈盈其術愈巧而孰知欲蓋彌張烏能掩其
惡哉至盤察之使出覈邊之舉日聞誅求搜括
假釐剔之名潛賂壑之欲然且饋遺得罪納金入

官務使人主深信其公忠而後得行其私計小人
之工于固結主知如此觀瑾得罪時武宗往籍其
家親見金銀珠玉無算而後為之大怒則其
平日之以術自衛者亦張綵之力居多耳

夏四月罷大學士王鏊

時中外大權悉歸劉瑾鏊初開誠與言間聽納而焦
芳專事媮阿瑾橫彌甚鏊不能救力求去疏三上許
之家居十四年廷臣交薦竟不起。鏊博學有識鑿
文章爾雅議論明暢晚著性善論一篇王守仁見之
曰王公深造世未盡知也少善制舉義後數典試程
文冠一時取士尚經術險詭者一切屏去文體為一
變明代舉子業最擅名者前則鏊
與唐順之後則歸有光胡友信也
質實唐順之字應
有光字熙甫崑山人胡
友信字成之德清人

五月改翰林官吳一鵬等于兩京六部

時孝宗實錄成內閣援會典故事請序遷編纂諸臣
劉瑾矯旨以劉健等前纂修會典多糜費皆追奪陞
職大學士李東陽亦與焉居數日乃以實錄功復東
陽職因附批調侍講吳一鵬于南京刑部侍讀徐穆
于南京禮部編修顧清于南京兵部汪俊于南京工
部皆員外郎編修賈誅李廷相于兵部溫仁和于戶
部劉龍于禮部翟鑾董玘于刑部崔銑于南京吏部
陸深于南京禮部檢討王九思于吏部汪偉穆孔暉
于南京禮部易舒誥于南京戶部皆主事始瑾惡翰
林官不下已欲盡出之外為張綵勸沮及是又持前
議綵復力沮而焦芳父子與檢討段昊輩謂可乘此
以擠所不悅者乃疏名上之瑾憊患成之謂之擴充
政事然王九思實瑾黨既改部甫踰年擢
至即中瑾敗詢壽州同知尋復被劾致仕質實孝宗
實錄

二百二十四卷正德元年劉健謝遷等奉詔修健遷去位李東陽焦芳等續修吳一鵬字南夫長洲人徐穆吉水人顧清字士廉華亭人汪俊字抑之弋陽人賈詠字鳴和臨潁人李廷相濮州人溫仁和華陽人劉龍襄垣人翟鑿字仲鳴諸城人董玘會稽人崔銑字子鍾安陽人陸深字子淵上海人汪偉字器之俊弟也穆孔暉堂邑人易舒誥攸縣人段昺陽曲人

六月以吏部尚書劉宇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以張綵為吏部尚書宇旋罷

初宇介焦芳以結瑾自宣大總督入為左都御史瑾好摧折臺諫宇輒以小過笞御史瑾以為賢瑾始通賄望不過數百金宇首以萬金贖瑾大喜曰劉先生何厚我遂轉兵部尚書加太子太傅字子仁應殿

劉宇曰焦芳文結奸罔以厚賄

干進及得長吏部又以贈遺較薄私恠悵快其居心惟知細利固不復知有廉耻事矣至瑾欲用張綵遂假以入閣為名去字吏部旋即被沮而歸又焉知非焦芳之惡其相軋而陰為指使乎觀于張綵由芳力薦後反有隙而段熒亦以芳党轉眼相攻

試求一甲不得厚賄瑾內批授席吉士踰年授編修時許進為吏部尚書字讒于瑾遂代其位字在兵部時賄賂狼籍及為吏部綵方任選郎權勢出字上文吏贈遺又不若武弁嘗悒悒歎曰兵部自佳何必吏部也至是瑾欲用綵代字乃令字入閣字宴瑾閣中極驩明日將入閣任事瑾曰爾真欲相耶此地豈容再入字不得已乞省墓去綵議論便利善伺權貴指初矯飾微聲譽尚書馬文升等皆愛之給事中劉蒞嘗劾其顛倒選法數事文升悉為辨析綵即五疏移疾歸及瑾用事焦芳以綵與瑾同鄉力薦于瑾瑾欲致之因著令病過期不赴者斥為民綵乃就道既見瑾高冠鮮衣貌白皙修偉詞辨泉湧瑾大敬愛執手移時曰子神人也我何以得遇子綵自是一意事瑾由郎署三遷遽長六卿每瑾出休沐公卿往候自辰至晡未得見綵故徐徐來直入瑾小閣歡飲而出始揖衆人衆以是益畏綵見綵如瑾禮綵與朝臣言呼

小人傾險情態
固何所不至哉

瑾為老者凡所言瑾無不從綵恣意變亂舊格賄賂
肆行海內金帛奇貨相望塗巷間性尤漁色撫州知
府劉介其卿人也娶妾美綵特擢介太常少卿盛服
往賀日子何以報我介惶恐謝曰一身外皆公物綵
曰命之矣即使人直入內牽其妾與載而去又聞平
陽府知府張恕妾美索之不得令御史張禴按致其
罪擬戍恕獻妾姑賢實劉介清澗人張恕霸
得論減其橫如此

秋閏九月小王子寇延綏

圖總兵官吳江于隴州城尋解去復入犯花馬池總
制尚書才寬率師禦之頗有斬獲沮勝深入敵伏兵
突出寬中流矢死總兵官曹雄擁兵不救伴引罪乞
解兵柄令子謚齎奏詣京師瑾異謚貌妻以從女優
詔褒雄令居職如故糾者反被責既而遣給事中郝
愛覈延綏戰功頒行瑾有所屬愛念從之則違國典

不從則得禍竟自經死○時瑾毒虐措紳廷臣自經死者又有馮顯許天錫顯以事忤瑾為瑾所誣因自經天錫于前年春使安南還見朝事大變敢言者皆貶斥而瑾肆虐加甚天錫大憤奉命請覈內庫得瑾侵匿數十事如奏必懼禍乃夜具登聞鼓狀將以尸諫令家僮于身後上之遂自經僮匿其狀而遁或曰瑾偵知天錫將發其罪夜令人縊殺之莫能明也會有旨令錦衣衛點閱六科給事中不至者劾之錦衣帥劾天錫三日不至質實才寬字汝粟遷安人曹雄是西安左衛人都護平定訊之死矣聞者哀之

湖廣江西四川盜起

時連歲饑饉四方盜賊並起湖廣則沔陽賊楊清邱仁等出沒湖湘間江西則東鄉賊王鈺五徐仰三等

姚源賊汪澄二王浩八等華林賊羅光權陳福一等
各據山寨而贛州大帽山賊何積欽等復蔓延福建
廣東之境四川則保寧賊藍廷瑞自稱順天王鄢本
怒自稱刮地王廖惠自稱掃地王各擁衆至數萬官
軍討之不能克
羣盜遂日熾
質實
東鄉本臨川金谿及進賢餘千
安仁之遂鄙明正德八年置縣
屬撫州府今因之姚源洞在萬年縣東里許深可十
五里華林山在瑞州府西北七十五里山邏百里大
帽山在長寧縣南二百里山錦亘數
百里界江西及福建廣東三省之交

庚午五年春二月以曹元為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預機務

元柔佞滑稽不修士行與劉瑾有連自瑾侍東宮即
與相結及瑾得志遂夤緣躡位至兵部尚書兼督團

營加太子少保將校遷除皆惟瑾命元所入亦不賞至是遜代劉宇入閣瑣瑣無能在閣中日飲酒諧謔道里巷鄙質實曹元字以貞大寧前衛人語而已

三月以刑部尚書洪鐘總制川陝河南鄖陽軍務

沔陽賊楊清邱仁等圍岳州陷臨湘鍾檄布政使陳鎬副使蔣昇及都指揮潘勳柴奎擊破之湖湘底寧鐘遂移師入蜀蜀自眉州賊劉烈倡亂敗而逃諸不逞假其名剽掠巡撫林俊繪形捕莫能得藍廷瑞鄙本恕廖惠等繼起勢益張衆十萬餘僞署四十八總管延蔓陝西湖廣之境廷瑞與惠謀據保寧本恕謀據漢中取鄖陽由荆襄東下俊方議遏通江而惠已至攻陷其城殺參議黃瓚通官軍自他郡還賊疑援兵至遁去俊發土兵蹶之龍灘河賊陸崖溺水死者無算遂擒惠廷瑞本恕奔陝西西鄉越漢中至大巴

山官軍追及復大破之會鐘至蜀與俊議不合軍機
章制而瀘州賊曹甫糾衆寇川南攻破江津僉事吳
景典史張俊死之林俊聞亂自率兵馳救廷瑞等因
乘間招集散亡遂于明年正月陷營山殺僉事王源
勢復熾鐘乃檄陝西湖廣河南兵分道進勦而林俊
以元日夜半掩擊南營俘斬二千有奇甫衆潰解還
兵與鐘會未幾湖廣兵敗賊于陝西之石泉廷瑞走
漢中都指揮金冕圍之陝西巡撫藍章方駐漢中廷
瑞遣其黨何虎詣章乞還川就撫章以廷瑞本川賊
恐急之必致死陝且受惠遂令冕護之出境廷瑞既
入川求降鐘令至東鄉聽撫賊意在緩師遷延累月
依山結營要求營山縣地屯其衆且必欲得質方出
見鐘竟以漢中通判羅賢為質本怒廷瑞乃先後來
謁約既定剽如故旋以官軍殺其樵採為辭害羅賢
欲逆脫走官軍為七壘守之不得逸廷瑞乃以所掠
女子詐為已女結婚于永順土舍彭世麟冀得間逸

去世麟密白鐘授方畧使圍之及期廷瑞木怒暨其黨王金珠等二十八人咸來會伏發悉就擒惟廖麻子得脫其衆聞變驚潰渡河鐘遣兵追擊俘斬七百餘人既而廖麻子與曹甫合掠營山遼州甫黨方四陷南川綦江等縣攻江津薄重慶僉事馬吳以土兵擊四四敗奔夔川忽與甫不合自相攻衆遂散四變姓名走為他將所獲吳被樊進副使尋吳借總兵官楊宏副使張敏何珊等擊甫大敗之賊勢日蹙時林俊數與鐘牴牾已亡休去鐘乃議招撫甫方約降而廖麻子忿甫背已殺之并其衆轉掠川東官軍不敢擊潛躡賊後馘良民為功土兵虐尤甚民間為之謠曰賊如梳軍如篦土兵如鬣論者咸咎鐘之不能戡下云是時川陝皆苦兵州縣殘破守土官吏死賊者自吳景等外有扶風知縣孫壘劍州判官羅明梁山主簿時植營山典史鄧俊俊與王源同禦賊被殺壘奉藍章檄往城畧陽工未畢賊至縣令嚴順欲去

壘拔刀斫坐几曰欲去者視此乃率寮屬堅守數日
城陷壘被執大罵不屈賊鬻殺之順逃去誣壘俱逃
謂溺于江以他人屍斂壘子啟視非是訟之朝勘得
死節狀贈光祿少卿賜祭予廕抵順罪明以吏起家
鄙本怨逼其城與子介拒守城陷父子皆罵賊死植
死方四之難妻賈聞變即自縊女九歲赴火死明植
皆贈卹如制植妻女表為貞烈又有士民冒死殺賊
為趙趣徐敬之袁璋之屬趣梁山諸生賊攻城同友
人黃甲李鳳何璟蕭銳徐宣楊茂寬趙采誓死拒守
城陷皆死林俊嘉其義立祠祀之敬之亦梁山人衆
推為部長以拒賊陷陣死璋江南人素以勇俠聞林
俊委之勦賊所在有功後為賊執其子襲挺身救之
連殺七賊亦被執俱死襲死三日兩目
猶瞠視其父林俊表其門曰父子忠節
質實臨湘宋
岳州府通江漢宕渠縣地西魏分置浩水縣唐改縣
曰通江明屬保寧府今並因之龍灘河在昭化縣南

二里嘉陵江之所經也大巴山在四川南江縣北二
百里陝西漢中府西南一百九十里其山延綿深廣
南接小巴山瀘州梁置元隸重慶路明直隸四川布
政司江津漢江州地西魏改江陽縣隋改江津明屬
重慶府今皆因之營山唐析相如縣地置朗池縣宋
改營山明屬蓬州今徑屬順慶府石泉梁永樂縣西
魏改石泉明屬興安州東鄉梁縣元廢明正德九年
復置屬蓬州蓬州後周置明屬順慶府今皆因之南
川唐置綦江元置綦江長官司明玉珍據蜀置縣明
與南川並屬重慶府今因之綦川隋置務縣唐改務
川縣為務州治元曰綦川明屬思南府今屬思州府
劍州唐改始州置明初省入梓潼尋復置屬保寧府
今因之梁山西魏置元升州明復為縣屬夔州府今
改屬忠州陳鎬會稽人蔣昇祁陽人黃瓊儀真人吳
景南陵人王源五臺人藍章即墨人羅賢清源人彭
世麟永順宣慰使世麒之弟馬吳本姓鄒字宗大宣

夏人張敏祁門人何珊六安人孫璽
字廷信代州人時植字良材通許人

給事中屈銓請頒行劉瑾新例為令

銓請以六部為序編集成書頒布中外俾世為遵守
詔下廷臣議行時瑾所創新例變亂成憲擅作威福
天下側目重足朝不謀夕而銓乃承望風旨助瑾為
虐廷臣鄙之共欲緩其事國子祭酒王雲鳳復以為
請將刊行
質實 屈銓蒲
而瑾敗 城人

發明

瑾以私智擅威福之權紊典章之舊其所施
行一時已為側目又豈可垂諸久遠貽毒將

來且令者人君所自操渙大號而昭示中外海宇
共之子孫守之尤非閹宦所得假竊者屈銓恬不
知恥請將瑾所創例編集頒行以獻媚于逆璫可
謂小人之尤者矣乃武宗亦竟詔下廷議廷臣雖

明知其不可而亦竟議行但欲姑緩其事向令逆
瑾不敗則其事能終緩乎武宗之深信不疑若是
諸臣之依違遷就又若是何怪乎王雲鳳之復請
乎雲鳳在孝宗時嘗以劾宦官得罪而一旦易節
盡反所為儉人矯歸一
時末節盡露良足哂矣

夏四月安化王寘鐠反遊擊將軍仇鉞討平之

寘鐠素狂誕術者言其當大貴逆覲覲非分與其黨
指揮周昂千戶何錦丁廣衛學生孫景文輩潛蓄逆
謀適大理寺少卿周東度寧夏屯田以五十畝為一
頃又畝斂銀為瑾賄鼓扑慘酷戍將衛卒皆憤怨而
逆撫安惟學素殘虐將士樹次骨寘鐠知衆怒令景
文飲諾武臣酒以言激之多願從寘鐠者會有邊警
鉞與副總兵楊英率兵出防禦總兵官姜漢簡銳卒
六十人為牙兵令周昂領之昂遂與何錦為寘鐠定

計設宴招鎮巡官飲于第惟學東不至錦昂率牙兵直入殺姜漢及太監李增御廣于坐分遣丁廣等殺惟學東于公署遂焚官府釋囚繫撤黃河渡船于西岸以絕渡者即使人招楊英仇鉞降英衆潰單騎奔靈州鉞時駐玉泉營佯許之引兵入城真鏞奪其軍分隸羣賊出金帛犒將士偽署昂等官有差令孫景文作檄以討劉瑾為名檄至諸鎮皆畏瑾不敢以聞延綏巡撫黃珂封上之因陳便宜八事急令劉總兵候勛參將時源分兵扼河東陝西總兵官曹雄聞變遣指揮黃正駐靈州檄楊英督靈州兵防黃河而指揮韓斌亦以兵來會雄更遣靈州守備史鏞浮渡奪西岸船營河東焚大小二壩草賊大懼賊既奪鉞軍鉞歸臥家稱疾賊以鉞解兵柄信無他時時就問計鉞亦謬輸心腹而陰結壯士伺間圖之會史鏞潛通鉞書約為內應鉞因給錦廣宜急出兵守渡口遏東岸官軍勿使渡河錦廣果傾營出獨留昂守城真鏞

以馮牙召鉞鉞稱病亟昂來視鉞方堅卧呻吟伏卒
猝起搥殺昂鉞乃被甲橫刀提其首躍馬大呼壯士
皆集徑馳詣寘鐻第縛之傳寘鐻令召錦廣還而密
諭其部曲以擒寘鐻狀衆遂大潰鉞啓城迎官軍入
錦廣走賀蘭山為邏卒所獲賊平蓋寘鐻叛十有九
日而敗先是中朝聞變議以右都御史楊一清總制
軍務太監張永督軍神英為總兵官鉞為副俄傳鉞
降賊欲追救還大學士楊廷和曰鉞必不從賊令知
朝廷擢用志當益堅不然棄良將資敵人耳乃不追
事果定已而一清永至寧夏檻送寘鐻京師賜死黨
皆誅鉞論功封咸寧伯丁廣之殺惟學也都指揮僉
事楊忠在側罵曰賊狗敢犯上邪廣怒殺之迄死罵
益厲忠同官李睿聞亂馳至寘鐻所門閉不得入大
罵為賊所殺百戶張欽不從逆走至雷福堡亦被殺
皆贈官予廕表忠睿曰忠
質實
烈之門欽曰忠節之門
黃河在寧夏東南四
十里自中衛縣流入

界過峽口而東至靈州北又折而東北出府界玉泉營在寧夏府西百三十里雷福堡在楊顯堡西北楊顯堡在府西南三十里真鑄慶靖王第四子安化王秩終之孫仇鉞字廷威鎮原人周東阜城人安惟學臨汾人姜漢榆林衛人黃珂字鳴玉遂寧人楊忠寧夏人神英壽州人官右都督賂劉瑾封涇陽伯

五月焦芳罷

芳居內閣五年凡劉瑾濁亂朝政荼毒措紳流惡海內皆芳導之每過瑾言必稱千歲自稱曰門下凡所可否與瑾出一口四方賂瑾者率先賂芳子黃中亦傲狠不學廷試必欲得第一李東陽王鏊為置二甲首芳不悅言于瑾徑投檢討俄進編修芳以黃中故時時詈東陽瑾聞之曰黃中昨在我家試石榴詩甚拙顧恨李耶始芳薦張綵以悅瑾覲其為奸利比綵為尚書芳父子鬻爵薦人無虛日綵頗厭之遂有隙

而敗吳見瑾睨綠芳勢稍衰轉附綠盡發芳陰事于瑾瑾大怒數于衆中斥責芳芳不得已乃乞歸黃中勾閣廡以待讀隨父還瑾敗言官交劾削其官黜黃中為民久之芳使黃中齎金寶遺權貴上章求湔雪復官為吏科所駁于是吏部覆奏請下黃中法司以彰天討黃中狼狽遁走芳居第宏麗治作勞數郡大盜趙鏹入泌陽火之發害多得其藏金乃盡掘其先塚墓雜燒以牛羊骨求芳父子不得取芳衣冠被廷樹拔樹斫其首使羣盜糜之

六月前吏部尚書馬文升卒

文升歸後瑾既以其嘗薦雍泰坐朋黨除名及是卒年八十五未幾瑾誅復官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傅諡端肅。文升有文武才朝端大議往往待之決功在邊鎮外國皆聞其名

帝自稱大慶法王

帝于佛經梵語無不通曉自稱大慶法王西天覺道
圓明自在大定慧佛命所司鑄印以進番僧因乞田
百頃為法王下院中旨下禮部稱大慶法王與聖旨
並尚書傅珪佯不知執奏孰為大慶法王敢與至尊
並書大不敬詔質實傅珪字邦
勿問田亦竟止瑞清苑人

發明

梁武罵信釋教設無遮大會捨身同泰寺貽
譏史冊為世非笑猶未嘗以佛自名也武宗

眠宵小事遊佚本非潛心釋典者其稱大慶法王
亦不過習見元明以來番僧封號心焉自喜遂不
恤屈萬乘之至尊襲緇流之崇奉其視天位直等
之兒戲其視天下事無不可恣意為之者希名禪
覺示現梵王猶
其小焉者已

秋八月太監劉瑾伏誅

初瑾于八黨中尤狡猾為七人所推及專政七人有
 所請瑾俱不應咸怨之又嘗欲逐張永南京永知之
 直趨帝前訴瑾陷已帝召瑾與質方爭辯永輒奮拳
 毆瑾帝令谷大用等置酒為解由是二人益不合永
 督軍西征帝戎服送之東華門寵遇甚盛瑾愈忌之
 而帝方嚮永不能間也既至寧夏一清與永結納相
 得甚歡知永與瑾有隙乘間扼腕言曰賴公力定反
 側然此易除也如國家內患何遂促席畫掌作瑾字
 永難之一清慷慨曰公亦上信臣討賊不付他人而
 付公意可知今功成奏捷請問軍事因發瑾奸極
 陳海內愁怨悉變生心腹上英武必聽公誅瑾瑾誅
 公益柄用悉矯弊政安天下心呂強張承業暨公千
 載三人耳永曰脫不濟奈何一清曰言出于公必濟
 萬一不信公頓首據地泣請死上前剖心以明不妄

劉瑾罪惡貫盈
 擢髮難數固神
 人所共憤然張
 永本其黨與即
 積有猜嫌亦未
 必遽肯自傷同
 類揚一清秉机
 德惠而永尚懷

疑慮知非復可
以大義相規因
以瑾誅公益柄
用一語中其所
欲逆慨然直任
不辭一清蓋能
洞見小人肺腑
而諫以行其正
者

上必為公動苟得請即行事毋須臾緩永勃然起曰
老奴何惜餘年不以報主哉意遂決時瑾信術士俞
日明言謂其從孫二漢當大貴遂謀不軌會瑾兄都
督同知景祥死將以八月十五日俟百官送葬因作
亂及永捷疏至請以是日獻俘瑾使緩其期欲事成
並擒永或駸告永永先期入獻俘畢帝置酒勞永瑾
等皆侍及夜瑾退永密白瑾反狀且出袖中奏數其
不法十七事帝已被酒俛首曰奴負我永曰此不可
緩緩則奴輩當蠶粉陛下安所歸乎馬永成等亦助
之乃命執瑾夜啓東華門繫瑾菜廠復分遣官校封
瑾內外私第明日出永奏示內閣謫瑾奉御鳳陽閒
往帝猶未欲誅之已親籍其家得金銀數百萬珠玉
寶玩無數及衮衣玉帶甲仗弓弩諸違禁物又所常
持扇內藏利匕首二帝大怒曰奴果反趣付獄于是
給事中謝納御史賀泰等請亟賜誅戮帝是之命百
官會鞠午門外瑾私人都給事中李憲至是亦劾瑾

瑾聞之笑曰憲亦劾我耶鞠之日刑部尚書劉璟猶
噤不敢發聲瑾大言公卿多出我門誰敢問我者皆
稍稍卻避駙馬都慰蔡震曰我國戚得問汝即使人
批瑾頰曰公卿皆朝廷用云何絲汝抑汝何蔽甲也
曰以衛上震曰何蔽之私室瑾語塞獄具詔毋覆奏
磔之市三日怨家爭購其肉生噉之二漢及張文冕
等俱伏誅張綠獄斃磔其屍二漢臨刑曰吾死固當
第吾家所為皆集芳與張綠耳我處極刑綠判屍而
芳獨宴然豈非冤
哉芳後竟良死
質實
謝訥襄陽人賀恭字志同吳
縣人劉璟鄢陵人蔡震尚英
宗女淳安公主史稱震
行醇謹以鞠瑾獄知名

曹元以罪免

劉瑾敗元即日
上疏請罪詞極
哀詔許致仕官
交劾黜為民于是
諸附瑾者前戶
部侍郎韓福戍
固原

前閣臣焦芳劉宇及戶部尚書劉璣等六十餘人黜降有差凡忤瑾謫戍諸臣皆釋還福前奉使理湖廣軍餉饋瑾白金數十萬兩比籍瑾家猶封識宛然故論戍

九月以吏部尚書劉忠梁儲並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

務

忠先與楊廷和同侍經筵為劉瑾所嫉出為南京禮部左侍郎尋進尚書就改吏部焦芳薦之召還瑾見忠頗負氣岸甚悔乃傳旨以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專典誥敕儲為學士時嘗與修會典及為吏部尚書瑾摘會典小疵降左侍郎復尚書調南質實劉忠字京吏部至是瑾敗二人遂同召入閣留人梁儲字叔厚廣東順德人

封太監張永谷大用馬永成魏彬兄弟及義子指揮同知朱德皆為伯

帝以永救寧中外兩建奇功賞止其身于典未稱下兵部議尚書王敞請封其兄弟乃以永兄富為泰安伯弟容為定安伯越十五日又封義子德為永壽伯大用兄大寬為高平伯永成兄山為平京伯彬弟英為鎮安伯。已而谷大用陸閻冒平流賊功乞蔭其弟姓視仇鉞平寘鐸剛封伯下兵部議部臣以仇鉞獨出奇謀削平僭亂故得封拜今羣賊殄滅非一人功不可以鉞比况平賊諸將若劉暉卻永輩馳驅戰陣出萬死一生叙功不過都督等官而中官子弟承廕反居諸將右無以服衆心帝不從令再議兵部請視錢寧例擢右都督又不從集廷臣議之皆請如兵部後議帝曰門庭兒寇累征不捷賴大用閻相繼討

平其封大亮永質實
明恩澤侯表永奇伯朱德與泰
清伯永鎮平伯

爵明實錄德不知其所出初為裴監廝養冒裴姓能
造西域食餌賜姓朱英非彬茅冒魏姓王啟字漢英

應天人

發明

張永督軍西征實承仇鉞已成之功其去劉
瑾亦貪于揚一清所云瑾去公必柄用之一

語有何奇勲而以為賞止其身于典未稱乎前此
宦官子弟封爵惟曹吉祥嗣子欽一人未幾而即
以謀反誅矣永兄弟並封其視吉祥尤為過之至
谷大用輩既無軍旅之勞而義子朱德且賜國姓
一例推恩名器之濫一至于是其後谷大用陸閻
並援寧夏之例請封弟姪雖以部臣執奏而猶盛
稱其功必封之而始快讀恩澤侯表武
宗之視五等之庸真若無足重輕者也

冬十月霸州盜起

正德間厚盜並起其揭擻之勢殆比方臘楊么而更甚焉如劉六劉七既以捕盜有功何賞錄不及轉令人得誣為盜驅之使入蓐苻且張茂既為連逃淵藪寔亡命渠魁乃即豨置若罔聞不思早為剪滅竟任其資緝宦

霸州文安人劉六名寵其弟七名宸並驍悍善騎射先是畿輔多盜馳馬鳴箭號曰響馬有司患之召寵宸及其黨楊虎齊彥多等協捕頻有功會劉瑾家人梁洪微賄于寵等不得誣為盜令捕之乃投大盜張茂茂素招納亡命為逋逃主家與大監張忠鄰結為兄弟資緣馬永成谷大用輩出入豹房侍帝蹴陶而乘間為盜如故後數為河間叅將袁彪所敗茂窘求救于忠忠置酒私第招茂彪東西坐酒酣舉觴屬彪字茂曰彥實吾弟也自今毋相厄又舉觴屬茂曰袁公善爾爾慎毋犯河間彪畏忠唯唯而已既而茂為御史寧杲所擒斬寵等相率詣京師謀自首忠與永成為請于帝且曰必獻萬金乃赦寵宸不能應逃去及瑾誅有詔許自首寵等乃出詣官兵部奏赦之令捕他盜自効寵等憚要束未幾得出劫掠部檄下有

寺出入豹房並
無一人舉發其
事聽其刻掠自
如改令廢弛若
此無怪盜氛之
日熾也

司緝捕安肅知縣獲齊彥名繫之獄寵等率衆劫去
遂叛旬日間疏召至數千畿南大擾有趙風子鏗者
故文安諸生寵等亂起鏗挈家匿渚中賊驅之登陸
將汚其妻女鏗素驍健有膂力手格殺二賊賊聚執
之遂入其黨為渠魁明年賊勢益橫詔以惠安伯張
偉右都御史馬中錫帥京營軍討賊初出師間有斬
獲然賊方熾諸將畏懦莫敢當其鋒或反與之結
叅將柔玉嘗遇賊文安村中寵宸宮廢踣民家樓上
欲自到而玉素受賊賂故緩之有頃齊彥名持大刀
至殺傷數十人大呼抵樓下寵宸知救至出射殺數
人王大敗去叅將宗振禦賊衆強不發一矢城遂陷
死者七十人是時賊分其衆為二寵宸等自畿輔犯
山東河南南下湖廣抵江西復自南而北直窺霸州
楊虎等由河北入山西復東抵文安與寵等合縱橫
數千里殘破州縣以百數所過若無人中錫書生不
習兵事偉亦紈袴子見賊強諸將怯度不能破賊乃

議招撫謂盜本良民由中官貪黷所激若推誠待之
可不戰而降遂下令賊所在勿捕過勿邀擊礮渴則
食飲之降者持以不死賊聞欲就撫相戒毋焚掠猶
豫未定尋朝議以京軍弱微調宣府延益兵中錫欲戰
則兵未集欲撫則賊時反覆終不得要領既建議主
撫不能變會寵等聞邊兵且至退屯德州桑園中錫
輿入其營與酒食開誠慰諭之衆拜且泣送馬為奇
寵慷慨請降宸乃仰天咨嗟曰騎虎不得下令奄臣
柄國馬都堂能自主乎遂罷會徑去復焚掠獨至故
城戒毋犯馬都堂家由是言官文劾中錫謂其以家
故縱賊下詔切責中錫猶持招撫之說以請兵部尚
書何鑑謂賊誠解甲則贊死即不然毋為所誣而寵
等終質寶安肅漢為北新城縣宋置安肅軍兼置縣
不降質寶金改州明仍為縣屬保定府棗強漢縣明
屬冀州今皆因之德州桑園方輿紀要桑兒園在德
州北七十里良店水驛置于此馬中錫字天祿故城

人張偉惠安伯昇之
曾孫弘治七年襲爵

辛六年春二月起左都御史陳金總制江西軍務

江西盜起連年官軍屢失利金丁母憂在籍詔起復
原官總制軍務南畿浙江福建廣東湖廣文武將吏
俱隸焉都指揮以下不用命者專刑戮是時東御姚
源華林大帽山諸賊方熾金以屬郡兵不足用奏調
廣西狼土兵久之兵至乃于明年二月先勦東鄉賊
遺參議徐蕃等分屯要害令副總兵張勇士官岑猛
等各統官兵土兵進擊屢敗之擒徐仲三馘王鈺五
等俘斬萬計餘賊悉就撫旋移師姚源令參政董朴
吳廷舉分營餘干安仁貴溪鄱陽樂平遏賊親統軍
搃其巢殷勇十重創死會張勇以土兵至毒弩射殺
洪瑞七等俘斬五千餘人賊大窘而南贛巡撫周南
既平大帽山賊亦以兵來會先是南徵集江西福建

廣東三省兵于金勒東鄉之前一月督副使楊璋僉事凌相指揮孫堂義民林富等分道進討金亦遣副使王秩等助之于是江西兵從安遠入克其巢七擒斬賊渠何積欽羅得清王璘廣東兵從程鄉入克其巢九擒斬賊渠李四仔張番壇黃鏞張玉黃捩保福建兵從武平入克其巢八擒斬賊渠謝得珠劉隆鍾章諸道斬獲賊黨無算大帽山平遂與金共擒姚源賊渠王浩八亡降金許之金初檄副使周憲討華林賊憲連破仙女雞公嶺諸砦先後斬獲千餘人乘勝進攻北門三戰賊稍卻與子幹先登逼之賊下木石如雨憲中槍幹前救力戰墮崖死憲創重被執罵不絕口賊支解之憲軍大潰南昌知府李承勛單騎入憲營衆乃復集金即檄承勛討之賊黨王奇聽撫搜其哀刃擇之置麾下奇感激誓死承勛遣奇密入砦說降其黨約期為內應至期勛率銳卒五百人夜銜枚登山令奇前導歷重險抵賊壘羣賊方酣寢奇拔

柵率衆入五百人大呼奮擊內應者起夾攻賊倉卒
不知所為四奔山谷尋斬賊渠羅光權等華林亦平
事在明年九月自金出兵勦東鄉甫八閱月破劇賊
幾盡因即東鄉立縣並立萬年縣招降人居之然金
雖屢破賊而所用土兵貪殘嗜殺剽掠甚于賊有巨
族數百口闔門罹害者所獲婦女率指為賊屬載數
千艘去民間謠曰土賊猶可土兵殺我金亦知民患
之方倚其力不為禁又不能持廉軍資頗私入士民
皆深怨焉

質實

餘于漢為餘汗縣汗讀若干劉宋改為餘
干元升州明仍為縣安仁晉析餘汗縣地

置晉興陳改安仁明與餘干並屬饒州府貴溪唐析
弋陽縣地置明屬廣信府鄱陽秦為番縣吳芮為番
令稱番君是也漢置鄱陽縣明為撫州府治武平唐
武平鎮閩改為場宋升縣明屬汀州府今皆因之仙
女雞公嶺方輿紀要云華林山有李八百洞諸蹟正
德中陳福一作亂結砦山中周憲功賊于仙女岩拔

之又克雞公嶺進薄華林深入敗沒萬年明正德七年析鄱陽餘干樂平貴溪四縣地置屬饒州府今因之董朴麻城人吳廷舉字獻臣其先嘉魚人祖戎梧州遂家焉周南字文化縉雲人凌相南通州人林富莆田人王秩崑山人李承勛字立卿嘉魚人

夏四月罷大學士劉忠

劉瑾既誅張永魏彬輩猶用事永嘗遣廖鵬謁忠忠僕隸遇之又卻其餽永大恨是年忠典會試帝摘試錄中舛誤示李東陽忠知中官所齟亡省墓歸忠抵家再上章乞致仕報許

秋八月以兵部侍郎陸完督邊兵討賊

先是參將桑玉屢敗僉事許承芳乞濟師尚書何鑑奏遣都督同知張俊為副總兵與參將王琮統京軍

千人助討往來近畿亦不能破賊而馬中錫駐德州張偉駐齊東久無功至是宣府延綏徵兵將集鑑乃請以完統之督邊將許泰卻永馮模等勦賊是月二日已郊也越八日丙戌召偉中錫還下獄論死抵桑玉受賄縱賊罪完師行至涿州忽傳賊犯固安且逼京師帝御左順門召閣臣及鑑諭曰賊在東師乃西出恐緩不及事因命鑑召完入衛完遂還趨固安檄泰永等擊賊霸州敗之賊南走京師解嚴指揮賀勇等再敗賊于信安副總兵馮禎復大敗之阜城分兵進擊賊東走圍滄州賊渠劉宸中流矢乃解而南陷山東縣二十楊虎兵亦北犯威縣新河完頻請濟師益發遼東山西兵逐賊賊南圍濟寧焚運舟轉寇曹州禎泰永斬二千餘人獲其魁朱諒捷聞中官谷大用張忠意賊旦暮平乃自請督師詔以大用總督軍務伏羌伯毛銳充總兵官忠監神鎗統京軍五千人往與完會勦比出師知賊方熾駐臨清不敢進時劉

寵等縱橫沂莒間而楊虎陷宿遷執淮安知府劉祥
靈壁知縣陳伯安連陷虹矛城虞城夏邑及歸德州
邊兵追及賊退至小黃河渡口百戶夏時設伏慶之
虎溺死餘賊奔河南推劉惠為首大敗副總兵白玉
軍攻陷沈邱殺都指揮王保執都指揮潘紳北陷鹿
邑有陳翰者與竄龍謀奉惠為奉天征討大元師趙
鏊副之翰自為侍謀軍國重務元帥府長史與龍立
東西二廠治事分其軍為二十八營以應列宿各置
都督聚衆至十三萬欲其出以牽制官軍于是惠鏊
擾河南劉寵兄弟及齊彥名等擾山東黨分為二已
而寵復轉而北永敗之濰縣還走霸州會明年正月
帝將有事南郊賊遂謀以十二月朔伺帝省牲乘間
犯駕鏊立奏聞急召完赴援即夜嚴設守備厥明帝
召問鏊鏊請早出安人心遂成禮退賊知有備西掠
保定諸州縣以去完擊破之文安賊南至湯陰完又
督諸將追敗之先後俘斬千人是時賊黨雖衆然多

脅從者精銳不過千餘人自兵部下首功令官軍追
賊賊輒驅良民當之急則棄所掠逸去官軍所殺皆
良民故提書屢奏而賊勢不衰賊所過州縣率閉城
守或棄城遁或遺之芻粟弓馬亡賊毋攻樂陵知縣
許達慨然為戰守計縣初無城督民版築不踰月城
成令民屋外築牆牆高踰鬣啓圭竇才容人家選一
壯者執刃伺竇內餘皆入隊伍日視旗為號違者軍
法從事又募死士伏巷中洞開城門賊果至旗舉伏
發竇中人皆出賊大驚擾斬獲無遺後數犯數卻之
遂相戒不敢近事聞進秩二等達之外知縣能抗賊
者益都則牛鬻郟城則唐龍汶上則左經濬則陳滯
然所當賊少而達屢禦大賊有功遂與鬻俱超擢兵
備僉事達駐武定州州城圯濠平不能限牛馬達築
城鑿池設樓櫓置巡卒尋楊虎妻崔氏曰楊寡婦者
以千騎犯利津濰縣指揮喬剛禦之賊少卻達追敗
之高苑令指揮張勛邀之滄州先後俘斬二百七十

餘人未幾賊別部掠德質賈齊東本鄒平縣地宋于平遠盡殲之厥名大著

縣之趙岩口置齊東鎮

元改縣明屬濟南府固安漢方城縣地隋改置固安縣元升州明復為縣屬順天府今皆因之信安方輿

紀要信安灣在天津西北即漕河曲折處明正德中賀勇過劉六等于此阜城漢縣明屬河間府威縣漢

廣平國斥漳縣地元自井陘縣移威州治此明改縣屬廣平府虹縣漢夏邱縣地唐置虹縣明屬鳳陽府

虞城漢虞縣隋改虞城明屬歸德府今皆因之沈邱唐析項城縣地置明洪武初廢孝宗十年復置屬陳

州今屬陳州府小黃河渡口在宿遷縣東南十里睢水合於黃河謂之睢口今亦曰小河渡口鹿邑漢鄴

縣地隋置鹿邑縣明屬歸德府今因之濰縣漢密縣地隋唐嘗置濰州尋廢宋復置明洪武九年降縣屬

平度州今屬萊州府湯陰漢蕩陰縣東魏省入鄆縣隋置湯陰縣明屬彰德府今因之樂陵漢縣明屬武

定州今屬武定府郟城春秋郟國漢郟縣唐省入下
邳明洪武中復于故郟縣地置郟城縣屬沂州今屬
沂州府濬縣漢黎陽縣地宋置濬州明降縣屬北直
隸大名府今屬河南衛輝府利津金始以渤海縣之
永利鎮置利津縣明屬濱州今改屬武定府高苑漢
縣明屬青州府今因之德平漢平昌縣五代唐改德
平明屬德州今屬濟南府陸完字全知長州人許承
芳陽曲人許泰都督僉事寧之子馮禎緜德衛人劉
祥安福人陳伯安濟寧人許達字汝登固始人牛鸞
字鳴世獻縣人唐龍字虞佐蘭谿人左經耀州人

冬十一月地震

是月十二日戊午京畿皆震
霸州尤甚三日中十有九震

十二月以禮部尚書費宏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前年秋宏自禮部侍郎進尚書帝耽于逸樂早朝日
講俱罷上疏切諫報聞及是劉忠致仕遂以宏代

質實

費宏字子克鉛山人

黃河清

清河口至柳浦九十餘里河清

三日自是月十八日甲午始

質實

淮安黃河自徐州府宿遷縣流

入境經桃源縣城北東南至清河縣城南淮瀆洪澤
湖水自西南來會既會淮水折而東北流經府治山

陽縣西北之清江浦又東南經阜寧縣北境至安東
縣城南又東北流經北沙鎮北過雲梯關旋折入于

海清河口在今清河縣治南泗水自山東魚臺縣流
入境至此合淮謂之淮泗口亦曰清口後黃河奪泗

流以合淮遂為淮黃交會之衝方輿紀要柳浦灣在
淮安府東北四十里明河臣潘季馴築隄防河處也

一統志作
柳蒲灣

壬申七年夏閏五月都御史彭澤威寧伯仇鉞討平河南

賊

是年春劉六等復突霸州京師戒嚴詔陸完及谷太
用毛銳還禦近畿賊乃西掠博野攻蠡縣臨城大用
銳與遇于長垣大敗銳身被傷亡將印會許泰援兵
至僅免而劉惠趙鏖亂河南連陷鹿邑上蔡西平遂
平舞陽葉縱掠南頓新蔡商水襄城復還駐西平于
是廷議召大用銳還以畿輔山東賊委完命澤鉞提
督軍務太監陸閻監軍專討河南賊時都督僉事馮
禎副總兵時源參將神周金輔方擊敗惠鏖于西平
賊奔入城官軍塞其門乘夜焚死千餘人斬馘稱是
餘賊潰而西巡撫鄧璋等以為賊不足患朝崇王于

汝寧宴飲連日賊招散亡乃復振陷鄢陵滎陽汜水
鞏圍河南府三日諸軍始集賊屯洛南峴官軍饑疲
迎戰右哨金輔不敢渡洛禎及源周方陣而後哨參
將姚信所部京軍先馳失利遽遁陣亂賊乘之禎下
馬殊死關援絕死焉由是賊勢益張澤至軍引見諸
將枚責以畏縮當死諸將校股栗伏罪良久乃釋遂
下令鼓行薄賊賊始聞澤等將至遽奔汝州及聞官
軍分布扼要害乃走寶豐復由舞陽遂平轉掠汝州
東南敗奔固始屯朱宰鎮永順宣慰彭明輔等擊之
賊倉猝渡河溺死者二千人餘衆走光山賊追及之
命諸將神周姚信時源金輔左右夾擊賊大敗斬首
千四百有奇湖廣軍亦破其別部賈勉兒于羅田賊
沿途潰散自六安陷舒城復還光山至商城官軍追
之急賊復南攻六安將陷時源等涉河進敗之七里
岡賊趨廬州至定遠西又敗還至六安分其衆為二
劉惠與趙鏖二弟鐔鐔帥萬餘人北走商城而鏖

道過其徒張通及楊虎遺黨數千人與掠鳳陽陷泗
宿眚寧定遠澤乃與鉞定計使神周追鉞時源金輔
追惠姚信追勉兒勉兒鉞復合周信連敗之宿州追
奔至應山其衆畧盡鉞薙髮懷度牒潛至江夏飯村
店為軍士趙成所執送京師伏誅賊專事淫掠鉞稍
有智計勸其黨毋妄殺移檄府縣約官吏師儒毋走
避迎者安堵以是橫行中原勢出劉六等上嘗攻鈞
州五日以馬文升方家居舍之去有司遣人齎招撫
榜至鉞具疏附奏言今羣奸在朝舞弄神器濁亂海
內誅戮諫臣屏棄元老舉動若此未有不亡國者乞
陛下睿謀獨斷梟羣奸之首以謝天下即梟臣首以
謝羣奸其桀黠如此惠既失鉞益窘走南召指揮王
謹追及之射中惠左目自縊死勉兒數為都指揮朱
忠夏廣所敗獲之項城丁村餘黨邢本道劉資及楊
寡婦等先後皆被擒澤出質實博野後漢置博陵縣
師四月而河南賊悉平

質實
博野後漢置博陵縣
晉改曰博陵後魏改

博野元世祖至元三年廢三十一年復置明洪武初屬邾州六年改屬保定府蠡縣漢蠡吾縣北齊省入博野縣明洪武八年復置蠡縣屬保定府臨城漢房子縣唐改臨城明屬趙州今皆因之長垣漢縣舊治在縣東北三十五里後遷徙不一明洪武中以河患遷于古蒲城屬開州今屬大名府上蔡秦縣後魏徙縣治于懸瓠城改故縣為臨汝縣北齊廢縣隋開皇中於臨汝故縣置武津縣大業初改後魏徙置之上蔡為汝陽復以武津為上蔡西平漢縣遂平漢吳房縣唐元和改遂平明與上蔡西平並屬汝寧府今皆因之舞陽漢縣晉改北舞唐復為舞陽縣葉縣春秋楚地秦曰葉陽漢置葉縣明與舞陽並屬裕州今屬南陽府新蔡漢縣元省入息州明洪武四年復置屬汝寧府襄城漢縣明屬許州汝寧漢汝南郡後周改蔡州元升汝寧府今皆因之汜水漢成臯縣隋改汜水明屬鄭州今屬開封府寶豐唐析魯山郊城二

縣地置武興縣尋改中興又改龍興宋熙寧五年廢入魯山元祐元年復置宣和二年改曰寶豐元省入

梁縣明成化十一年復置屬汝州今因之朱臯鎮在固始縣東北六十里與江南潁州府接界明置巡司

今裁光山劉宋置光城縣隋改光山明屬光州羅田本漢蘄春縣地梁置羅田縣明屬黃州府今皆因之

六安元置宋開寶初置六安縣政和中為六安軍治元兼置州明省縣入州屬廬州府今升直隸州舒城

唐分合肥廬江二縣地置舒城縣明屬廬州府商城漢雲婁縣地劉宋僑置苞信縣隋改殷城宋建隆初

以宣祖諱改商城至道三年省入固始明成化十一年復置屬光州今皆因之七里岡在六安州西界睢

寧金析宿遷縣之古城置睢寧縣明屬邳州今改屬徐州府應山隋縣明洪武初省尋復置屬隨州今屬

德安府丁村集在項城縣東三十里彭澤字濟物蘭州人神周壽州人涇陽伯英之子鄧璋字禮方涿州

人崇王明史諸王傳崇簡王見澤子靖
王祐榕正德六年卒子恭王厚耀嗣

秋八月陸完追賊于狼山平之

完既專討畿輔山東賊賊南犯滕縣副總兵劉暉大
敗之賊遂奔登萊海套完師次平度檄卻求白玉與
游擊溫恭三道進攻命副總兵張俊李鉞及許泰劉
暉分軍邀其奔逸賊走連戰皆大敗之賊乃變服易
馬走先後禽斬二千六百餘人賊止三百人北走沿
途招聚勢復張勳香河寶坻玉田轉攻武清游擊王
杲敗歿畿輔復震動而賊轉南至冠縣暉襲敗之指
揮張勳又敗之平原賊南奔邳州渡河抵固始走湖
廣奪舟夏口遇副都御史馬炳然殺之復登陸焚漢
口為指揮滿弼等追及劉六中流天與子仲淮赴水
死劉七齊彥名率五百人舟行自黃州順流抵鎮江
南京告急完疾趨而南時河南賊已平帝命彭澤仇

鉞會完軍進勦大兵盡集江南北賊猶乘潮上下肆
掠操江武靖伯趙洪澤都御史陳世良遇之敗績死
者無算既而賊治舟孟瀆完等至鎮江留鉞防守令
溫恭以騎兵駐江北完親督諸將以舟師分道扼之
賊懼奔通州颶風大作棄舟走保狼山完命同知羅
璋夜導軍蹙之山南彥名中槍死七中矢亦赴水死
餘賊盡平賊作亂凡二年中原郡邑多殘破所在殺
官吏其死難最著者畿內則秦強知縣段勇大城知
縣張汝舟主簿李銓河南則陣亡指揮景瑞等三十
三人守城被害為鹽運使同知徐天英封御史朱紀
西平知縣王佐縣丞毛縉上蔡知縣霍思典史梁遠
葉縣知縣唐天恩永城知縣王昂裕州同知郁采都
指揮詹濟御史任賢固始丞曾基夏邑丞安宣沈印
丞杜斌息縣主簿邢祥睢寧主簿金聲邱紳西華知
縣李景教諭孔環山東則萊蕪知縣熊駿主簿韓瑋
萊州衛指揮蔡顯南畿則靈壁主簿蔣賢指揮同知

梁文皆抗節死事聞贈
官賜祭予廕立祠如制
質實 狼山方輿紀要在通州
南十五里與塔山軍山

馬鞍山力刃山相連屬亦謂之狼五山相傳有白狼
居此或曰山形如狼高五十三丈周三百四十六丈

勝槩甲于江北滕縣周時滕薛小邾三國地漢置蕃
縣隋改滕縣明初屬濟寧府洪武十八年改屬兗州

府平度漢縣後漢改置膠東後齊改置長廣隋曰膠
水明洪武二十一年置平度州屬萊州府香河遼置

寶抵金置明並屬順天府今皆因之玉田唐置明屬
薊州今改屬遵化州冠縣隋冠氏縣元升冠州明降

縣屬東昌府今因之平原秦縣明屬德州今屬濟南
府夏口春秋時為夏汭又曰夏州後漢末始謂之夏

口建安十四年吳孫權築城于此今武昌府西南為
沙羨城夏口城在其南漢口在漢陽府城北二里漢

水自沔陽州景陵縣東流入府境經漢川縣西流至
此又東與江會于大別山因名漢口孟瀆在常州府

治西三十里犇牛鎮東南滙運河北流六十里入楊
子江唐刺史孟簡所開因名大城漢為東平舒縣五
代唐改置大城縣明屬霸州今屬順天府萊州衛在
萊州府治南明洪武三年建本朝順治十六年裁
裕州金置明屬南陽府今因之萊蕪漢縣明屬泰安
州今屬泰安府段勇字世高澤州人由兵科給事中
謫棗強知縣賊至連戰却之及城陷中四矢一槍瞋
目大呼殺賊而死賊屠其城張汝舟官大城時與主
簿李銓迎戰皆被殺王佐字汝弼潞州人授西平知
縣手殺賊數十人矢斃其渠帥賊忿急攻三日佐力
屈被執罵不絕口賊懸諸竿殺而支解之霍思字天
錫易州人歷知上蔡縣與梁達共守當賊至時語妻
劉曰脫有急汝若何劉願同死乃築臺廨後約曰見
我下城即賊入矣及城陷恩拔刀下城劉臺上見之
即縊未絕以簪刺心死恩被執賊脅之跪罵曰吾此
膝肯為賊屈乎賊日殺人以懾之罵益厲賊以刀抉

其口支解之梁遠自經死唐天恩知葉縣與父政等
七人俱死王昂知永城城陷繫印于肘端坐待賊不
屈死郁采字亮之浙江山陰人由主事謫教諭歷遷
裕州同知與詹濟任賢共堅守斬獲多城破被執采
罵不輟賊碎其輔頰而死濟亦不屈死賢嘗為御史
毋喪里居招邑子三千人拒守罵賊死一家死者十
三人曾基為固安丞被執使馭馬不從被害安宣投
憂邑丞賊楊虎逼其境或勸毋往宣兼程進抵任七
日賊大至拒守有功城陷死之邢祥已致仕城陷罵
賊死金聲印紳與義士朱用之迎戰死孔環南宮人
由嶽貢生授來安知縣為劉瑾黨所陷左遷西華教
諭被執賊曰呼我王即釋汝厲聲曰我不得碎汝萬
段肯還求活耶遂被殺熊驂固始人為賊所執與主
簿韓瑋俱不屈死瑋太谷人蔡顯與三子淇英順俱
禦賊力戰死汝舟天恩昂基諸人里貫無效焉炳
然內江人趙洪澤武靖侯輔之孫陳世良臨海人

九月召洪鐘還以彭澤代之

時蜀盜郿本怒藍廷瑞廖惠方四曹甫雖已平而廖
麻子猗猷如故連陷州縣又賊麻六兒者越百大關
以窺川東殺副使馮傑勢甚張鐘不能制巡按御史
王綸紀功御史汪景芳劾鐘乃召鐘還以澤往代澤
未至巡撫高崇熙惟怯主招撫麻子等陽受約崇熙
遽請罷諸軍令副使張敏從臨江市民空其地處之
許給復三年為請于朝副使馬吳力爭謂臨江市上
遠重叙下連湖湘地土餒殍奈何棄以資賊自遺患
崇熙不從吳乃益治兵防變已而賊果執敏叛詔逮
崇熙擢吳右僉都御史代之賊圍中江將趨成都會
澤已至先擊平麻六兒遂與吳及總兵官時源連敗
廖麻子遣游擊閻勳追斬之劍州餘衆走推其黨喻
思俸為主總兵官陳珣逐之急賊偽降因北渡江襲
殺都指揮姚震轉入巴山故巢珣不敢前陝西兵與

賊戰潰賊遂越寧羗犯畧陽珣軍鼓譟賊夜走越廣
元為官軍所逼還趨通巴招餘黨諸將率稱病不擊
賊詔逮珣且讓昊昊乃與澤督諸師獲思倖西御山
中澤遂移軍漢中請班師未報而內江榮昌賊駱松
祥范蓀等復熾澤旋師討平羗盜悉靖詔澤暫留保
寧鎮撫初廖麻子攻破綿竹等縣西安衛指揮僉事
殷輔戰死麻六兒之衝百丈關嘉定州人質實關方
雷應通父子七人倡義禦賊被執皆死之
輿紀要在廣元縣東百六十里關傍有河深百丈亦
曰百丈關渡道出巴州臨江市一名臨江鎮在忠州
西一里有巡司戍守重叙謂重慶叙州也叙州漢隸
為郡地梁置戎州宋改叙州元路明府今因之中江
漢郡縣地三國漢析置伍城縣隋改元武宋改中江
明屬潼川州今屬潼川府寧羗明洪武分沔縣地置
寧羗衛成化二十二年升州屬漢中府廣元秦葭萌
縣地三國漢曰漢壽縣晉改晉壽再析置興安縣隋

改緜谷為利州治元為廣元路治明洪武七年改府
是年降州十四年降緜屬保寧府通巴謂通江縣巴
州也巴州梁置明洪武中降縣正德九年復升為州
屬保寧府今並因之內江漢資中縣地後周置中江
隨改內江明屬成都府今屬資州榮昌唐析內江縣
地置昌元縣元省明洪武六年復置榮昌屬重慶府
今因之西安衛明洪中置隸陝西都司嘉定州後周
置綦眉縣為平羗郡志隋初郡廢縣屬嘉州尋改縣
曰青衣又改龍游為眉山郡治唐為嘉州治南宋改
嘉定州元路明洪武四年改府九年降州直隸四川
布政司今升府馮傑見明史忠義傳未詳其里貫傑
追擊麻六兒于蒼溪俘斬頗眾日晡移營鐵山關賊
乘夜衝突傑死之贈按察
使謚恪愍高崇熙石州人

賜義子一百二十七人國姓

賜姓始於漢之
奉春至唐而降

臣蕃將皆蕃屬籍寔為紊亂不

經若義子乃五

季奸雄割據所

藉以蓄養厚材

其名尤不可為

訓武宗性耽嬉

遊所悅者皆七

賴之徒如張茂

以大盜而入侍

蹴鞠則其冗雜

不倫已可概見

乃至中官奴卒

並得賜姓朱氏

以異類而附宗

盟更復成何國

冬十一月留宣府大同遼東兵于京營

帝所悅中官奴卒輒收為義子七虜亦與焉並賜姓朱氏御史賀恭抗諫諸近倖激帝怒謫衢州推官

先是七月中兵部尚書何鑑以羣盜未盡請留邊將劉暉戍山東時源成河南卻永成殺輔李鑑戍淮陽各假總兵之職俟事寧始罷仇鉞言邊軍久勞風土不習人馬俱病今賊已漸平請留三之一討賊餘悉遣還廷議二人言俱是請四將各千人鎮歷他將許泰神周全輔溫恭等俱統所部還鎮帝許之命延綏軍徑還遼東宣府大同軍過闕勞賜帝方好弄兵時有江彬者以大同游擊隸總兵官張俊赴調過薊州殺一家二十餘人誣為賊得賞嘗與賊戰淮上被三矢其一著面鏃出于耳拔之再戰帝聞而壯之及還軍過京師彬因殘寧得召見帝見其矢痕曰彬健乃爾邪彬狡黠強狠貌魁碩有力善騎射談兵帝前帝

蘇由其好狎匪人遂置貴賤尊卑於不顧支牒所關而紊濫若此其他尚可問乎

大悅遂與宣府守將皆留不遣擢彬都督僉事出入豹房同卧起寵在寧上寧心思之彬知寧不相容顧左右皆寧黨欲藉邊兵自固因盛稱邊軍驍悍勝京軍請互調操練言官交章諫大學士李東陽疏稱十不便皆不聽于是邊軍入衛立東西官廳禁中視圍營東以太監張忠領之西以許泰領之已而神周坐罪謫黃緣得入豹房復官未幾劉暉亦召侍設勇士營俾周暉分領與彬泰同賜國姓為義兒名四鎮兵又名外四家兵以彬兼統帝別領羣閱善騎射者為一營號中軍晨夕馳逐甲光照宮苑呼噪聲達九門帝時臨閱質實江彬宣府人錢寧不知所出或曰謂之過錦鎮安人幼鬻太監錢能家為奴能嬰之肩錢姓

十二月李東陽罷

東陽以老病乞休前後章數上至是始許賜救給廩
隸如故事東陽立朝五十年清節不渝以文章領袖
縉紳朝廷大著作多出其門者率槩然有所成就後
進推挽才彥學士大夫出其門者率槩然有所成就
初與劉健謝遷請誅劉瑾及健遷去而東陽獨留氣節之士多非
之侍郎羅玘上書勸其早退至請削門生節東陽得
書俛首長嘆而已然方逆瑾肆虐時潛移嘿奪
保全善類天下亦陰受其庇云致仕四年卒

癸酉 八年春正月召陳金還以俞諫代之

初陳金擊破東鄉賊土兵縱弩射趨捷若飛賊大窘
土兵邀賞千金金靳不予乃縱賊使逸桀黠者多不
死尚數千人金急欲成功遂下令招撫及破姚源金
喜謂功在旦夕與將吏置酒高會賊現諸要害無守
者乃悉所有賂土兵乘間遁去賊絕爨已三日自分
必死沿途棄稚弱散婦女抵貴溪始得一飽食遂轉

掠衢徽間金知失策亦下令招降賊首王浩八等故
偽降以緩官兵攻剽如故卒不能盡賊紀功給事中
黎奭及兩京言官文章劾金乃召金還以俞諫代督
江西浙江福建諸軍討之時浩八衆萬餘流劫弋陽
上饒等州縣尋掠婺源休寧屯浙江開化諫檄嘉興
同知伍文定與參將李隆都指揮江洪僉事儲珊擊
賊軍華埠都指揮白宏與湖州知府黃表別營馬金
賊黨劉昌三破執劣官軍大挫浩八突華埠洪文定
擊敗之隆珊追至池淮破其巢而洪以奇兵深入中
賊誘與指揮張琳等皆被執文定等殿後得還賊亦
遁歸江西德興以所執宏洪等為質求撫于按察使
王秩秩受之為傳送姚源浩八奔據貴溪裴源山餘
衆復集連營十里諫令秩與副使胡世寧參政吳廷
舉列屯要害斷其歸路躬與都督李鏡乘夜冒雨潛進
大破之俘斬數千人遂擒浩八其黨潰走玉山諫與
南贛巡撫周南江西巡撫任漢復擊斬七百餘人餘

賊奔姚源有賊渠胡浩三者降復叛廷舉往諭為所
留居三月得其要領誘其黨使自携貳廷舉遂得聞
還浩三果殺其兄浩二內亂諫督官兵乘之擒浩三
諫懲金失一意用兵而任漢吳懦先為布政使嘗贊
金主撫雖亟上首功追賊緩餘黨復起先是金所撫
東鄉賊艾茹七等二百人隸世寧麾下號新兵率以
擊浩八所過縱掠執安仁官氏二女欲汙之赴水死
爽奏其事乃下令散遣尋懼罪復叛衆至二千餘諫
遣參將桂勇等分道討擒之萬年雖立縣賊尚衆吏
胥多賊黨官府動息必知副使李情治峻急衆欲叛
畏鉞在餘干不敢發會鉞卒王垂七胡念二等遂作
亂殺情及饒州通判陳達秦碧指揮邢世臣等焚解
舍諫發兵擒之亂乃定言官劾諫及漢南兵部請召
漢還命諫兼領巡撫已復擊臨川賊斬其魁陳致譚
懿昌等而遣李隆擊新淦賊踞萬山中階稱王且八
年隆等深入悉就擒俘斬千七百餘人錄功進諫右

副都御史巡撫如故劇賊徐九齡者嘯聚幾三十年
出沒江湖黃州德安九江安慶池州太平咸被其害

諫討斬之

質實

弋陽三國吳置葛陽縣隋改弋陽明屬廣信府上饒漢鄱陽地三國吳析

羣盜悉平

置上饒縣明為廣信府治婺源唐縣元升州明復為

縣休寧三國吳置休陽後改海陽晉曰海寧隋改休

寧明與婺源俱屬徽州府開化宋縣明屬衢州府今

皆因之華埠鎮在開化縣南三十里馬金鎮在開化

縣北三十五里以馬金嶺而名池淮溪名有二源一

出歇嶺一出開化縣西百里大榕嶺合流至縣西三

十里滕巖下之池淮吸曰池淮溪德興唐德興塢南

唐升縣明屬饒州府今因之裴源方輿紀要水名在

萬年縣介按明實錄俞諫破賊于貴溪之遠邇也臨川後

縣東南至貴溪百五十里本貴溪之遠邇也臨川後

漢置臨汝縣隋改臨川明為撫州府治今因之俞諫

字良佐桐廬人黎爽京山人伍文定字時泰松滋人

儲珊穎州人胡世寧字永清仁和人李鉉有同右衛人任漢溫江人李情靈寶人黃襄南海人陳達闕縣人按明史忠義傳有萬琛者字廷顯宣城人慷慨負氣節舉于鄉知瑞金縣孝宗十八年正月劇盜大至縣人洶洶逃竄或勸琛急去琛斥之率民兵數十人迎敵殺賊二十餘人相持至明日力屈被執罵不絕口賊攢刺之乃死贈光祿少卿賜祭葬予廕攷明武宗實錄琛之死賦乃是年八月明史系之孝宗十八年正月者蓋傳聞之異

夏六月河決黃陵岡

先是河自北徙至沛縣飛雲橋俱入漕河南河故道淤塞水惟趨單豐之間河窄水溢遂連年決黃陵岡入賈魯河汎溢橫流直抵豐沛御史林茂達以北決安平鎮為虞請濬儀封考城上流引河南流以分其

勢然後塞決口築故隄工部侍郎崔巖奉命修理久之無功以侍郎李堂代巖堂謂河流故道堙者不可復疏請築隄以障河北徙工未竣而河南盜起召堂還京隄役由此罷至是河復決黃陵岡部議以其地界大名山東河南守土官事權不一請崇遣重臣乃命管河副都御史劉愷兼理其事愷奏率衆祭告河神越二日河已南徙尚書李鐸因請祭河且賜愷羊酒愷于治河束手無策特歸功于神曹單間被害曰甚質實

飛雲橋在沛縣城南汜水經其下八泗水為往來津要單縣曹單父邑漢為單父縣唐光

啟中置單州于此明洪武元年省縣入州二年改州為縣屬兗州府今屬曹州府豐縣秦沛縣之豐邑漢置縣明屬徐州今屬徐州府曹縣漢定陶縣地隋析置濟陰縣為曹州治金徙州治萊氏故縣明初徙安陵鎮尋徙盤石鎮改州為縣屬濟寧府正統十一年復置曹州以縣屬焉今屬曹州府林茂達苗田人崔

巖字民瞻柳州人李堂字時升鄞縣人劉愷直隸新安人

秋八月土爾番據哈密

初許進既復哈密阿哈瑪特悔過送還善巴尋以王越言復善巴舊封自是哈密得安土爾番亦通貢如故有思克保喇者哈商弟也與善巴不相能當事患之令善巴娶哈商女與之結好善巴嗜酒招克失衆心部下阿爾保喇等咸怨陰搆于土爾番阿哈瑪特之切子曰展特穆爾亦哈商女所出遂迎之主哈密善巴懼挈家走若峪時思克保喇與回回都督舍音和珊在肅州邊臣以二人為番衆所服令還輔善巴與百戶董傑偕行傑有膽畧抵哈密阿爾保喇與其黨五人約夜以兵來劫傑知之與思克保喇等計事立斬之其下遂不敢叛乃令善巴還哈密展特穆爾還土爾番會阿哈瑪特死莽蕪爾嗣為蕪勒坦與弟

相仇殺展特穆爾懼不敢歸以恩克保喇乃其母黨
願留哈密依之邊臣慮與善巴有隙居之甘州蓋孝
宗十七年也既而莽蕪爾遣使求展特穆爾廷議持
不可以甘州守臣言送之還即輸邊情于莽蕪爾莽
蕪爾桀黠變詐踰于父素有吞哈密之志又得其弟
合謀而阿哈瑪特歿之明年善巴亦卒子巴牙濟襲
忠順王昏愚淫虐不得于其屬部心怵部人害已莽
蕪爾因數以甘言誘之至是巴牙濟竟棄其國奔土
爾番莽蕪爾奪其印逆遣質實恩克保喇舊作奄克
和卓塔實昂據守哈密質實寺刺阿爾保喇舊作
阿字刺展特穆爾舊作真帖寺兒舍音和珊舊作馮
亦虎仙莽蕪爾舊作滿速兒巴雅濟舊作拜牙即和
卓塔實昂舊作火
者也只丁今改

冬十二月江西饑

金方口人
卷十八
遣南京刑部侍
郎鄧璋往振之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卷十八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馮敏昌

謄錄監生臣李馥香